周易集

高等法院附箋

月川集 二冊 木板

趙穆ノ作 穆ハ退溪門人ニシテ萬暦二十三年ニ

死ス 其後六十年頃ノ申楫等ト又許穆ノ序ニ

三年壬トアルハ顯宗三年ナラン 奎恩拙ノ跋ハ赤脚

清和トアルハ同七年丙午ナラン 礼安縣ノ村夫子ナリ

初モ本ハ月田雲板ナリ

月川先生文集序

國家文明之化盛於
明宣之際如月川西厓高峯
寒暄數賢者輩出於
陶山門下傑齋讀之賢書
窮考古人精微也行可覺
言之何可易言也今又見

丹川遺稿其自任以道德之重而言遜而論高守約而義明隱而遺世行不苟合亦可見於其書而又其詠嘆吟哦之際或得於沉潜心目之際或以於蕭散山水之間或見

遭亂世感慨憂患之作
皆有益於斯道斯人信
乎有德者且有言也
上之乙丑李侯碩賓出
宰寧之博閭山祠丹川精
舍皆在寧博居先生之
沒且七百年今有遺風于

府太上帝錫閒年八十作
能言先賢古事仍月
先生草稿四卷欲録梓
以廣其傳以書寄問著
守侯之賢能令君子之言
不沒於後世其有文如此
僕乏甚欲摭略加删正言

其請書質疑之辨數篇
具著全文以存陶山之
門疑難問答之詳以爲
月川先生文集三卷冬
十二月下澣後學陽川
許穆序

月川先生文集跋

士生斯世能從事於此學者鮮矣
能從事此學而得賢師爲之依歸
者又鮮矣得賢師爲依歸而一生
常侍燕申觀感而有得焉者尤
鮮矣此盖軻氏所以有世未遠居
近而無有乎爾之歎也昔我
退陶先生李世倡絶學大闡儒敎

八方之士摳衣問道者盈門而卒皆
來往無常未免一曝而十寒唯吾
月川先生早從一世居近闕里一生立
雪於門下緣古術享於請益甚當
日授受之旨非後學所敢知而今公
亮先生文集觀之甚勉勵奬許之
意見於書跡發於思緣者爲甚至
於行高眞邵遠近宗慕聞名而

儕倈騷散訃至而館學會矣一世人
心焉可証哉向所謂一生常侍甚
中觀感而有得焉者非 先生而
誰歟 先生平日所著詩文散失
於兵火中今之存者厪十一於千百而
一字一句無非性情中流出問學上
格言實所謂載道之器也其自爲文
翰之士東塗西抹剽略潛竊爲工

而已者異矣 先生易簀迨今六十年乃始得剞劂之豈非斯文之幸而後學之幸歟若其不可傳之妙後日善觀者當自得之何敢妄爲之說赤馬清和下澣豊山後學

金應祖謹跋

月川先生世系之圖

翌 一世
宋太祖乾德二年及第仕至翰林學士高麗光宗朝

承蘭 二世
侍中

瀏益 三世
侍中太學士

周祚 四世
中書丞

正臣 五世
閤門祗候

時彥 六世
左僕射

永仁 七世
侍中文景公

冲 八世
侍中文正公

季珣 九世
平章事先定公

稹 十世
尚書

支伯 十一世
閤門祗候

巨旦 十二世
別將

瑄 十三世
奉常寺尹

貞壽 十四世
典工判書

溫寶 十五世
旌善郡事以子琣貴贈

璋 十六世
承文院正字居醴泉金堂

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居聞慶縣東井谷墓在潮汐泉傍

谷

胤孫十七世
司醞署直長以先生貴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

瓊十八世
以先生貴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

大春十九世
以先生貴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墓在芙蓉山南麓壬坐丙向之原

穆二十世
字士敬號月川位至參判副室有二子壽朋進士錫朋文科墓在芙蓉山南麓乾坐巽向之原

月川先生年譜

皇明世宗嘉靖三年中宗大王十九年甲申三月二十三日卯時先生生于禮安縣月川里第先生先世居交州道横川郡即今江原道横城縣是也五代祖參判公移居慶尚道聞慶縣泉谷里四代祖正字公又遷于醴泉郡金堂谷至考參判公娶禮安居同知權受益之女仍家于月川

○四年乙酉先生二歲

○五年丙戌先生三歲

○六年丁亥先生四歲

○七年戊子先生五歲始知讀書時在皇考懷中口受大學聽讀不懈雖夜不寐每請曰何敎我不勤也既受必過百遍而後止焉

○八年己丑 先生六歲

○九年庚寅 先生七歲

○十年辛卯 先生八歲

○十一年壬辰 先生九歲

○十二年癸巳 先生十歲

○十三年甲午 先生十一歲

○十四年乙未 先生十二歲 盡讀四書三經

○十五年丙申 先生十三歲 正月讀書于玄沙寺

○十六年丁酉 先生十四歲

○十七年戊戌 先生十五歲 冬始受業于退溪李先生之

門退溪先生謂李文樑曰趙某有子矣

○十八年己亥先生十六歲冠

○十九年庚子先生十七歲

○二十年辛丑先生十八歲正月讀書于清涼山○秋赴鄉解中生員試○十一月讀書于石臺庵是年始有日記

○有詩云謀生漸作論財意喜譽方知佞己多退溪先生聞而歎賞

○二十一年壬寅先生十九歲六月遊安東黌舍詠孔庭栢一絃有風来猶似聞絃誦直餘凌霄萬古青之句

○二十二年癸卯先生二十歲正月讀書于玄沙寺○十月讀書于廣興寺

○二十三年甲辰先生二十一歲十一月見周愼齋于豊基時愼齋爲豊基郡守先生往拜之因栖郡校愼齋見所製文乃歎曰此文如長江大河渾浩無涯當不在昌黎之下仍贈詩曰公平寬大闊心地檢束恭安有樂天相贈百年惟八字白頭無及愧茫然

○二十四年乙巳先生二十二歲遊白雲洞書院

○二十五年丙午先生二十三歲五月丁母夫人權氏憂○十二月葬母夫人于龍頭山先生居廬執喪過哀退溪先生謂人曰趙某以大成之器弱冠居憂不自寬抑傷生可慮云

○二十六年丁未先生二十四歲自廬所徒步往來問禮于退溪先生○五月禫服仍居廬

○二十七年戊申先生二十五歲四月遭伯氏喪○七月服

闋○十二月還窆先夫人于芙蓉山

○二十八年己酉先生二十六歲聘夫人權氏參奉盖世之女五月謁退溪先生于豐基仍栖白雲洞書院時退溪先生宰豐基故往從之會榮川郡會試日已迫先生獨不就試退溪先生曰何不就試對曰本欲讀書不為作文也退溪先生曰讀書為本先生曰學問不專在於讀書當從遊師友間以廣見聞之益退溪先生曰是義理則可以心求事物之周遍不可以獨見得余亦初年為學無所聞見以至於今多有蒙昧先生復曰貧窶聰明地位非小子所敢知以某之所懋雖義理不可以獨見得當有漸劘輔助之益退溪先生曰其言極是因曰聞君有志甚佳甚佳及辭歸退溪先生起而送之曰子勉之矣

○二十九年庚戌先生二十七歲質經書于退溪先生梁惠王上篇觳觫下若字世皆接下無罪七字為句先生乃上接觳觫三字為句退溪先生以為極是凡經書

句讀釋義因先生禀質改正者亦多退溪先生每於門人質疑時必曰當示趙士敬云云

○三十年辛亥 先生二十八歲 秋中鄉解生員試

○三十一年壬子 先生二十九歲 春中生員會試 時先生外舅家欲設慶席先生固止之 十一月修禊于玄沙寺 與權大器金八元具鳳齡琴蘭秀修禊立議略曰凡我朋執作合作分殊無講論劘切之益每以四節或山寺或村社逐間近處聚會除閒雜書經史中一冊持來通讀云云

○三十二年癸丑 先生三十歲 十二月遊泮宮 先生入泮布衣草帶閉門專經及下鄉李上舍增以詩贈別有云吾憐趙夫子質朴古人風

○三十三年甲寅 先生三十一歲 拜周愼齋于墨寺洞 以辭職退休之意一書三規諷 四月下鄉 ○擬上闢佛疏未果 時普雨用事先

生作闕佛疏稟于退溪先生則答書有白覽其疏文歷代考證可謂鑒戒者深切著明頃年舉朝諫諍忠言讜論不為不多而獨無此例試扣天陛不無萬一之望亦草茅願忠之至意但自高明所處之義言之似不合語默之宜云故竟不封進

九月哭周愼齋于漆原武陵洞

○三十四年乙卯先生三十二歲二月答退溪先生書書曰延平答問或曰看數節或曰看一節漸有滋味其中有一節似為我論說者深自感激以啜菽啖薺度日為事云

五月上退溪先生書答書有曰貧者士之常如足下真所謂無簞食瓢飲其處之之道豈不尤難於古人所遺耶云

又上退溪先生書論浩氣之說有曰浩氣之養只從積累工夫中來要待物欲消鑠義理昭融然後仰不愧俯不怍自然心廣體胖吾之氣剛大浩然無餒雖充塞乎天地可以漸次而言也恐非懵然下學之人趍舍未決

善惡未分而可以輕易而求之者也亦非强探作用底物事也云六月哭龍巖李相國于汾川○十二月赴鄕擧別試居第五

○三十五年丙辰（先生三十三歲）三月承退溪先生書（有云數日來庭梅發葩孤絶可愛雖有經寒憔悴之容乃地使然耳非關渠事日夕徘徊其下懷未嘗不在君也云）四月承退溪先生書（有曰寫來朱書筆法遒整謹嚴寓目生敬云先生寫字不循俗體必以模楷一點一畫皆有法度）六月承退溪先生書（有曰今此看心經甚善若於此有所得自是住不得云）

○三十六年丁巳（先生三十四歲）四月遊泮宮

○三十七年戊午（先生三十五歲）五月讀書于月瀾寺（時退溪先生在陶山以書札往復質問）

○三十八年己未（先生三十六歲）正月與權大器諸人登笑巖山議立精舍于獨造洞（有詩○洞在家後三里許）三月等淸遠臺（在獨造洞）子龜朋生

○三十九年庚申（先生三十七歲）三月陪退溪先生登笑巖山定精舍基址○四月讀書于月瀾寺○陪退溪先生遊孤山諸作（有唱酬）

○四十年辛酉（先生三十八歲）三月上退溪先生書定笑巖山臺號又論文山出處

○四十一年壬戌（先生三十九歲）三月陪退溪先生登翠微峯○五月上退溪先生書論心經（以敬以直內章附註第十一條）

整齊嚴肅下朱子所稱復禮禮字訓作理字然後已之說再三往復至於面質退溪先生乃歎曰君所論良是云

十二月上退溪先生書論自家病痛答曰示諭切己病痛君非實下體察之功何能自知之審至此耶云○退溪先生常語門人曰篤實無如趙士敬云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四十歲三月退溪先生餽米時先生在家絕粮退溪先生聞之有是餽前後如是者數矣又寄詩云人間貧富海茫茫每憶君窮感歎長錦里已看茅屋破玉川況復一奴亡滿潭風月樽無綠拄腹詩書面有黃頗有古人餘樂事朗歌衡泌夕歌商六月子龜朋死○八月謁退溪先生仍留陶山講論經學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四十一歲七月陪退溪先生登紫霞峯峯在退溪洞口○先生言月川夜景退溪先生感歎仍以一絕追寄云溪堂月白川堂白今夜

風清昨夜清別有一般光霽處吾儕安得驗明誠
先生次日笑答羣接陶峯翠風月清連退水請正
好探源進步地愧
無心契議明誠

○四十四年乙丑 先生四十二歲 六月上退溪先生書論心經稟改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圖○八月上退溪先生書論心經心學圖求放心一節及諸章註說 答書有曰歷指其病精思至此可喜云 九月陪退溪先生遊歷川南凌雲臺鼇潭等處 時議建易東書院故有是遊 十二月謁退溪先生辨心經附註及大學章句一有之說 有往復書札

○四十五年丙寅 先生四十三歲 二月以銓曹薦除將仕郎恭陵參奉不赴 時退溪先生被召而起先生上別章三絕其一曰昨夜風雷

震海隅羣龍起蟄競時趍先生力去扶明主做得風雲際會無退溪先生到豊基聞先生有參奉之除寄一絶云有鳥辞林被網羅林中一鳥笑呵呵那知更有持羅者已掩渠巢不奈何

五月上退溪先生書論心經程林隱心統性情圖 答書有曰心經考訂甚詳苟依此流布豈不爲學者之幸云 又上退溪先生書論程篁墩事實 退溪先生答曰篁墩先生吾昔日尊仰如山斗如神明自見考示下勝惇心失圖且疑且㤼無以自釋云因作心經後論焉

七月謁退溪先生質心經

穆宗隆慶元年 明宗大王二十二年 丁卯 先生四十四歲 十二月錄易東書院事蹟 退溪先生作院記云趙君之錄詳之矣令藏諸院中

○二年 宣宗大王元年 戊辰 先生四十五歲 正月上退溪先生書論鄉中序齒之當否○三月被成均館道薦○六月

除集慶殿參奉○七月赴都謝恩八月赴任退溪先生以詩送曰一鳥辭林一鳥隨西來東去總靡靡何如共止丘隅日自在和鳴自在飛十二月受假歸家仍辭不出退溪先生贈詩曰月川主人捧毛檄嘗世方圓不相入歸來風月滿前川獨坐欣然尋舊業

○三年己巳先生四十六歲

○四年庚午先生四十七歲正月迎女壻行親迎禮時婚家皆用俗禮先生慨然欲遵古禮釐定於退溪先生一依家禮節目行之遠近鄉里爭相慕效七月陪退溪先生與諸生會易東書院講心經○八月奉安禹祭酒先生于易東書院○尊易東書院春秋恒用祝文○十一月退溪先生寢病侍藥于溪上

○十二月八日辛丑遭退溪先生喪（先生朞年布帶三年不入梱內不與宴樂）

○五年辛未（先生四十八歲）二月會葬退溪先生（過祔祭還家）

○六年壬申（先生四十九歲）二月除童蒙敎官不赴○四月會同門議建尙德祠于陶山○五月撰退溪先生言行總錄與同門諸人議草年譜

萬曆元年癸酉（先生五十歲）四月丁參判公憂○八月葬參判公于芙蓉山與妣貞夫人權氏合葬（有墓碣誌文）

○先生居廬墓側朞年啜粥柴毁骨立三年不入家內夫人病重幾不可救問於窓外而歸○是年六月三公吏曹同議以啓學行著聞者先生居首其次李之菡崔永慶金千鎰也其啓辭曰此

人等若例授參下末職則恐非各別収用之意請參上相當職除授何如傳曰依啓

○二年甲戌先生五十一歲九月因人致奠于吳舍人健有祭文

○三年乙亥先生五十二歲六月除宗簿寺主簿吏曹不知喪未畢有是除服闋○除宣教郎造紙署司紙不赴○除工曹佐郎不赴○七月除造紙署司紙不赴

○四年丙子先生五十三歲正月除造紙署司紙不赴○二月草陶山書院奉安祭文○五月跋理學通錄○八月草陶山書院春秋享祀恒用祝文○十月除奉化縣監上辭職疏不 允○十二月赴 都謝 恩

○五年丁丑先生五十四歲正月授宣務郎○辭 闕○宿

龍仁漾碧亭有詩云寒日下昧谷吾行何太速君門日以遙我馬憂踡跼訪鄭潭李之蕃舊居有詩踰竹嶺有詩云長林不長林竹嶺無竹嶺大抵實不存人間林嶺幾到任○二月行釋菜禮時先生聚生徒講小學大學遠方學者聞風來會黌舍不能容四月授承訓郎

○六年戊寅先生五十五歲三月遊文殊山有詩四月遊清涼山有詩八月參陶山享祀祭後與同門諸人登天淵臺題一絶曰人去山空谷鳥悲薜蘿松桂自相依秋雲太是無情思閒向天淵弄曉暉座間莫不掩涕遊小白山有詩

○七年己卯先生五十六歲副室子壽朋生○重修鄉校校失舊基僻在縣西體制又不備而所謂舊基則已建鄉亭堂先生下車卽聚鄉人諭以鄉校復舊基之義命撤鄉序堂移創聖廟焉先是殿內宋賢位次與東賢並列於南隅先生嘗以爲未安欲於奉安

之時上 達改正故特廣 其殿制訂未成而遽歸
厥後以此意言于朝紳使 啓請改之列邑聖殿
宋賢位次之正皆自此始 七月遽歸 ○九月與諸生遊清涼山
有唱酬詩○先生謂諸生曰名者陥身之坑 且與
曰保身莫如謙易六十四卦惟謙卦為無凶
諸生講學于月川書堂 自是遠近學者爭起請學必以小學大學為始教常
曰小學乃諸經之機栝苟能通透是書作聖根基
在此矣又曰修己治人之功在大學做工於此經
盡底蘊則不但之天下而有餘其他經學自可迎
刃而解矣其教學者必先事章句兼治集註參以
或問臺分縷析以至
曲暢旁通而後已
○八年庚辰 先生五十七歲 三月往省醴泉德進洞先祖墓
○抄朱子大全為二冊名曰朱書抄又書先賢切
己訓戒之辭名曰困知雜錄 先生自少好讀朱子大全近思錄及性理

諸書終日不輟夜必明燈灶香整冠襟探討縕奧無燈則羅誦待曙至是有是抄録又愛薛文清讀書録要語並與二冊置諸案上且以許魯齋操心是要規之句劉元城自不安語之説居常潛玩警省焉戒學者曰雖有好書讀而體之為難吾雖未敢與議於是而不敢不為諸公願之也或有讀王藴陽明諸集者未嘗不嚴辭峻責焉六月除工曹佐郎不赴○七月除全羅道都事不赴○九月除慶尚道都事不赴○會諸生于陶山講學與鄉中同志約以朔望相聚謁廟仍講諸生所讀書遂為院規十月除宜寧縣監不赴

○九年辛巳先生五十八歲正月會諸生于易東講學○除高靈縣監不赴○四月除忠清道都事○五月赴都謝恩○六月赴任○八月受假還鄉歷省

先祖墓于聞慶醴泉仍辭不出

○十年壬午（先生五十九歲）八月除刑曹佐郎換工曹佐郎不赴

○十一年癸未（先生六十歲）十月除新寧縣監不赴

○十二年甲申（先生六十一歲）九月裒集退溪先生文集○除承議郎盈德縣令（時自上傳敎曰趙穆鄭逑皆可用何不擬望云云故有是除）到豐基陳疏不赴

○十三年乙酉（先生六十二歲）正月除工曹佐郎兼校正廳郎廳○二月承 召命入 都陳疏乞辭不允○遷拜工曹正郎呈旬狀○三月下鄉○四月副

室子錫朋生○五月除典牲署主簿兼校正廳郞
廳○六月有旨趣　召呈病狀不赴○九月有
旨趣行呈病狀○閏九月有　旨趣行呈病狀
○十月有　旨趣行呈病狀○授奉訓郞○十一
月除工曹正郞兼校正廳郞廳被　召命入　都
○十四年丙戌先生六十三歲二月陳疏乞退不允○三
月呈旬狀○四月下鄕○九月除尙瑞院判官不
赴○十月除錦山郡守不赴
○十五年丁亥先生六十四歲正月除丹陽郡守不赴○四
月除掌苑署掌苑不赴○五月會同門于廬江書

院讎校退溪先生文集先生與同門諸友相聚讐校一夕偷暇飲叙金鶴峯誠一以自家鮑甲行酒先生取其甲題其面曰五色燦兮文炫爛兮飲雖多兮儀不亂兮於是鶴峯起而再拜襲而藏之六月除奉直郎工曹正郎不赴○十月除工曹正郎不赴○十一月除陜川郡守○十二月赴 都謝 恩

○十六年戊子先生六十五歲正月赴任○三月哭周校理博于泉谷里博乃周慎齋子而與先生同庚生也是月為求慎齋行狀自漆原來訪卒得病死于郡泉谷里先生往吊極治喪具哭送歸櫬于江頭有祭文及挽詞授通善郎

○閏六月祈雨龍門時累月不雨三農告廢先生製文禱雨極其誠敬祭之日甘雨大霈民皆來賀七月以病呈辭狀于監司不得請○八

月行釋采禮○受假省墓○訪鰲山書院謁吉先生廟同在仁粧貼師門手簡收拾退溪先生平日手札粧成八冊常置几案時復玩繹

○十七年己丑先生六十六歲重修鄉校先是校在郡北地勢狹隘祠宇傾圮先生聚一鄉儒生建議重修乃卜地于舊基之北遂日親往董役期年而落成八月行釋采禮○答宣慰使李德馨書時朝廷遣通信使于日本李宣慰乃投書先生以詢和議之當否答曰李汝受居相位亦作此等事耶又曰傳聞書詞及來使多有桀傲陵轢之意云令人肯中勃勃不自已時論如此時事可想恐終必有辱國之變如何如何云汝受山海之字而時為領相宣慰即其女壻也十月遊伽倻山詩有授朝奉大夫

○十八年庚寅先生六十七歲五月呈辭狀于監司○再辭不待報而歸行李蕭然惟書冊數載而已鄉士會餞留詩敘別云昨日鳴𦁈持印客今朝解綬返山人瀟灑風月依然在聊復栖遲得我眞行過高靈金斯文沔與其生徒出餞于路左

九月重修月川書堂有詩有記○東有一麓高爽塏閎日夕登眺因自號東皐晩補蓋追思遠祖文正公之在開城府開獨樂園於東皐故也常愛淵明詩每出遊手不釋卷門前有六柳一日笑曰六陰數也不可以為號若又種一樹則吾年迫桑榆恐未見其長亭去一存五終與葛巾翁同稱不亦可乎遂命伐一樹閒居布衣草屨非祭祀則未嘗服紬帛之屬每夕令子孫汲泉貯瓦甌置廳下雞鳴獨起盥洗至晩年窮不能具衣冠喜着平凉笠雖見卿相亦如之

○十九年辛卯先生六十八歲四月築涉趣園園在書堂前植花樹其中杖藜手寫閒中雜錄先生裒寫無名公傳武夷精舍序陶山記等十餘篇名曰逍遙

間中雜錄以為晩境吟玩之資又有雜錄一冊抄謄小學題辞經書序讚議序及他箴銘諸文八十餘篇常常披玩不離案上十二月賞雪于易東有詠檜一絶

○二十年壬辰先生六十九歲二月授朝散大夫除濟用監僉正不赴○四月聞倭賊登陸連陷州郡時將士棄甲守令奔北以致鄉曲士民擧皆鼠竄先生獨居書堂堅坐不動招縣吏諭以不可空城之義且令轉告主倅以此城邑得全焉五月聞倭賊逼京城　兩宮西幸先生登廣覘北向痛哭議募兵粮與鄉中諸人相議聚粮募兵討賊以金垓統其事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七十歲四月往奉先庵省外曾祖墓○八月聞　車駕將還　都與同志議詣　闕下先生往息巖邀琴應夾琴蘭秀琴應壎相泣而語曰吾輩皆受　國恩而不得隨　駕今聞

逐駕之期相與跋涉赴 都復覩 天日之餘輝則死且無憾矣臨發適以病未果行有詩云欣聞

大駕自西還 宗社重安二載間嶺外微臣身老病懸心無路望 天顔

九月遊清吟石 有詩一絶曰赤葉黃花滿目秋碧溪青嶂使人愁邊塵未掃猶多憾望日思君幾擧頭

○亂後每於溪山間捫涕而言曰雲物雖好時事如此令人不勝悲感耳

○二十二年甲午 先生七十一歲 六月栖易東書院與諸生講心經○九月除歙谷縣令○十月赴 都除軍資監主簿謝 恩陳疏 答曰省爾陳疏深嘉爲國之誠但未知所謂承辭者何邪須在此後仕云 十八日平明出城南歸 備忘記曰趙穆上疏陳辭至爲可嘉陞職除授事言于備邊司回 啓曰自上矜々老儒至嘉上疏之誠特加 恩奬凡在聞見孰不感激穆白首林皐篤信師說老於經術行義無玷 朝廷優以陞職足令士類興起 上敎允

富傳曰依啓二十六日還月川書堂題一絶曰擊壤三千首蒼松一萬株皐翁年七十風月滿江湖先生未嘗語及朝廷利害時政得失雖有來言者不與之酬酢有一朝士來談時事先生默然良久曰山中當作山中語其人愧服十一月特除奉正大夫掌樂院正時上方進講周易吏曹啓曰趙穆已為下去今政院徵還何如 上曰使之上來甚好同副承旨鄭光績啓曰趙穆事政院當為取稟下書矣但下書規例當於三司官員為之而凡官則本道監司處下書
上送穆雖非三司既以經筵入侍召來則當身處似當為下書何以為之 上曰正職除授後召來可也云故有是除與西厓柳相國書時西厓以先生有軍功啓達故貽書以辭十二月有 旨趨行呈病不赴有 旨曰目今筵中進講周易而義理精微知者蓋寡聞爾閒居林下白首窮經從事易學用功最多云故特除掌樂院正俾參講席爾其知悉此意斯速上來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七十二歲二月有 旨趣行陳疏不
赴○五月除襄陽府使不赴 上命本道 賜食
物○手寫古鏡重磨方先生題其後曰右先師退陶先生平日手自抄錄以
爲日用潛修之地而未嘗出以示人捐館二十年後得見於陶山書院心甚愛之乃錄傳云於是遂
日誦玩不廢 九月除掌樂院正不赴○十月手書退溪
先生誌文○十二月除司贍寺正不赴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七十三歲體察使李元翼來訪語及和議
先生奮然曰自今日觀之則秦檜是而諸葛非矣云 三月省高川先祖墓○
參判公墓失火哭臨素服三月寒食日祭後僮僕不謹香火以致延
爇 閏八月會葬退溪先生墓埋誌石有 旨改標周

易口訣先是口訣可疑處先生參酌改之又就本義意別成一口訣並付標稟質于退溪先生退溪先生極可之而未及下經矣至是卒業未嘗出以示人焉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七十四歲正月八日誦范氏心箴是日先生曉生誦數過因詠朱詩俳徊未厭詩書樂處慨難忘忠孝心兩句三復流涕乃曰年老氣衰時危世難觸事悲感可歎可歎云答西厓柳相國書論和議之非九月與鄉人肅拜太祖大王御容時御容因倭亂自慶州移安于縣東栢洞書堂至是朝廷遣禮官奉移江陵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七十五歲八月往省醴泉先祖墓○十二月賞雪東江有詩有序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七十六歲正月謁陶山書院廟有告文曰

皇威震疊海賊自遁邦國有福元孫
誕降非常之喜莫大之慶云又以告家廟 七月

遊白雲洞書院○與諸生講學于月川書堂諸生稱先生則必峻辭拒之曰昔有盜先生吾平生欺世盜名多矣今之稱先生無乃以是耶呼我爲月川翁可矣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七十七歲五月退溪先生文集刊訖會同門及諸生于陶山書院謁廟告成有告文七月

聞

懿仁王后喪哭臨于縣解成服而退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七十八歲正月除司宰監正不赴○十月刻天淵臺三大字於臺巖告廟有告文以校正廳郎廳有旨趣行呈病不赴有旨曰慮爾窮居草野未備騎乘令本道監司隨便給馬爾其斯速上來十一月遊清涼山吳進士守盈出

見路左曰冬月遊山可乎先生曰昔張南軒遊南嶽亦當此時吳曰彼乃南嶽南方地暖也先生笑曰此亦嶺南山也到洞口大川有獨木橋先生將下馬由橋諸生固請止之先生曰履危險如視平地立脚不搖遂登橋步履甚捷

○三十年壬寅先生七十九歲二月除尚衣院正呈病不赴

○除禮賓寺正不赴○閏二月特陞折衝將軍義興衛副護軍是月二日朝 廷特進官啓曰今禮賓正趙穆年近八十耆德之人也古者耆德之人退在鄉曲則或有賜以羊酒之事今亦令本道食物題給堂上題授何如 上曰議大臣施行領左右相議趙穆早歲從事於大儒志學不倦年近八十精力不衰特施 恩命以示崇儒優老之盛意則中外之瞻聆者孰不感動伏惟 上裁 傳曰允 三月以校正廳堂上有 旨趣行呈病不赴○拜通政大夫工

曹參議○四月為謝　恩發程到榮川呈病還○

七月以校正廳堂上有　旨趣行呈病不赴○泛

舟東江有詩一絶云莫把尋常作話頭要將一語警頹流丈夫落落心中事寧學波間出沒鷗先生曰人見白鷗而好之者豈不以毛羽皎潔然其出沒不過得魚充腹耳天下之物豈有無慾者耶雖有之能制而寡慾為貴以校正廳堂上有　旨趣行呈病

不赴○十月有　旨趣行呈病不赴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八十歲正月謁陶山易東兩廟每年正月五日率同志及諸生謁陶山廟因謁易東廟氣力既衰之後亦不廢焉二月參享

祀于陶山○九月子錫朋中生員會試或勸設慶宴先生曰余昔中司馬時有壯堂之慶而貧不能為之今獨設宴耶壽朋等之始受學也先授小大學次及論

孟後及三經曰古人為學次第不可躐也或問何不教以舉業先生答曰古人必以窮經為本捨此非學矣其如道上潢潦朝滿夕除何且余之教此兩兒非為僥倖科第冀其粗窺學問門戶保受家業謹護書籍耳至於避倭乱居林藪間亦不懈教授乃曰昔陸秀夫舟中尚講大學君子朝聞道夕死可矣一息尚存安可不學乎子弟輩嘗侍坐有未及整冠先生厲聲教曰昔管寧遇風波仰天呼曰吾平生無他罪但三晨不科頭耳不冠甚是惡事慎勿如是○且戒之曰孟子曰獨孤臣孼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汝等一身衆所輕賤行已極難宜佩服斯言為終身藥石可也云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八十一歲正月謁陶山易東書院兩廟○二月哭琴奉化蘭秀奉化乃先生妹夫也據同爨服儀布帶三月三月棲陶山書院○七月特陞嘉善大夫龍驤衛副護軍○閏九月芙蓉精舍成先生自少時有意經營欲為棲息之

所而力不能焉退溪先生詩南望雲峯半隱形芙
蓉曾見足佳名主人亦有烟霞癖茅棟深懷久未
成者是也乃於是年秋構成八間齋二曰靜觀曰
守約軒曰高明池曰君子池中有巨石名以彌堅
舍北築臺名以彌高盖退溪先生之所嘗遊歷而
陶山相望處故也彌高之下有吟弄臺東麓有二
臺上曰清遠下曰光霽以退
溪先生所贈詩揭于軒壁 十一月拜工曹參判

不赴 吏曹啓曰趙穆學行卓爾為士子矜式云
時先生以通政嘉善為非分每擬陳疏力辭
因封還職牒病不果○先生自初命至於參判每
見除目輒瞿然如不自容必擧胡文定寒溫飢飽
自知斟酌之語以定行止嘗語門人曰吾踰
不得已時或仕進項帽對人赧赧如火爇面

○三十三年乙巳 先生八十二歲 正月謁陶山書院廟 患
下部不利症 病因深痼彌留經年 二月追 贈先代職牒來

○九月扶病謝 恩于本縣 殿牌○焚黃

○三十四年丙午 先生八十三歲 正月謁陶山書院廟○八月行外祖考忌祭 時遘疾已二載子弟請勿參祭先生曰余老且病行祭之日不多且吾歿之後子孫無一人奉祭祀者豈可使人行之遂扶持行祭氣益不平 十月甲子未時終于正寢 既卒門人將治喪家無尺布斗粟賴鄉隣僅得斂殯 十一月訃聞 命賜祭 時居泮儒生李潤雨等會哭于雙清洞 朝廷宰執亦皆出文致賻

○三十五年丁未正月丁卯葬于芙蓉山之南 乾坐巽向之原距月川書堂五十餘步○甲寅十一月上丁啓請從享于陶山書院乙卯正月 朝廷遣禮官致祭是年八月醴泉儒生等奉安退溪先生于鼎山書院又以先生從享又於奉化昌海書院從享焉

賜祭文

逈惟陶山倡道東方卿及其門允也升堂附託得人
風敎賴植嘉遯丘園提躬以德屢膺旌招仕已雍容
藏修三紀爲學者宗仁者必壽宜享鮐背忼擢貳卿
冀瞻後承杖未造朝天不憖遺斯文告喪念之傷悲
玆遣禮官代奠羞酌靈其不昧庶幾來格

陶山書院從享

賜祭文

河岳精英珪璋令質卓立嶺左雞群獨鶴蓋自齠齔
讀書孜孜克就賢師早得依歸年甫弱冠已見大意

討論典墳研窮性理精思刻厲反躬踐實涵蓄誠明
端嚴方直確乎自守屢空亦樂昔我 先王旁求碩
士蘭香自聞旌招屢至景星乍覩白駒未縶粤在壬
辰島夷猖獗慷慨雪涕募兵討賊抗疏斥和辭義凜
烈 王音丁寧用嘉忠赤惟時 聖學留意羲易思
得其人置諸講席方圓不入難進易退 徵召雖勤
素節若浼有非利祿所可撓奪天爵益修 聖眷斯
篤寵秩有加前後稠疊固守撝謙婆娑初服風月盈
襟詩書拄腹怡然一室學以自娛篤信之誠終始不
渝能繼厥師遂得其宗士林望之屹若華嵩景仰追

慕歿而愈深請以從享允協衆心詢于廊廟罔或依違兹乃公議予何敢私念惟此擧實關敎化自鄕之遊士習頹惰記誦詞章倀倀貿貿將怂末流波蕩難救而今以後庶有矜式趨向乃定邪說者息斯文不墜吾道有依眇予寡昧恨不同時尊尚之心曷嘗少懈事難輕擧時蓋有待月川瀧瀧芙蓉矗矗與刱猶存懷想何極兹遣禮官式奠泂酌精靈不昧尚可來格

祭文

鄭逑

天資質慤性又簡率早登師門深蒙許予篤信一言加

懈晩守愈確比之朱門其老友之西山手陶山輟響今四十年矣記誦詞章之習為世通病其為己近裏真實用工之人盖未多見惟公毅然獨存為士林所倚重而儀刑者奈何不淑遽忽云亡不憖之悲遠近所同念我愚昧幸早相見於門下以其年德之俱高而心竊景慕雖以相去之遠近者二十年間渺然一不得相奉至於書信之問亦断絶而不通然而一心傾遡實未甞不往來於月川之下矣今日之來舊容莫接皎皎心目如在左右撫想今昔我懷如何奉奠菲薄用寓一慟惟神不昧

尚克鑑饗

又

門下生金澤龍

確實之資嚴毅之量篤信好學師事陶翁泝流尋源研幾探賾開闢簡牘論難質疑入室升堂面命提耳功深掘井力殫為山遂成大儒以紹餘韻簞食瓢飲陋巷清風萬軸牙籤一堂計活望隆山斗德比蓍龜領袖斯文宗匠多士婆娑林下衛泌商謌不屈不撓壁立千仞憂時憂俗着脚頹波風月寒潭吟弄自適烟霞一壑榮辱何驚年德彌高神明所勞云胡不淑而至于茲樑木其摧天柱遽折

士子安仰吾儕疇依虎逝龍亡益傷今日顧余小子丱角趍隅撰蒙提撕擊我矇瞶指南冥道觸送知方息同我生視之猶子俯收衆棄情義綢繆仰止羙荅瞻望懿範方期畢業以收桑榆天不慭遺籲呼無及白首奚託有淚泉懸德字難回音容綿邈宇宙空濶視天茫茫御此哀誠敬奠一酌神鑑未昧庶幾右之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又　門人曹友仁

瀛洛之後有曰考亭遠泝洙泗爰集大成降自嘉定歷元而明諸說紛拏幾失其傳良知錯見天下

靡然篤生退陶正脉遂東千載箕封再世時翁嘗時及門盖非一二獨得其宗先生是已親炙既切尊信亦篤悟非穎銳做從朴實一生勤苦人十己百佩省師訓始終服膺參前倚衡不怠寢興博學以下五者之目近裏着已無一不力聖賢格言方冊所載敬之信之神明蓍蔡章句之外訓解之訛縷析無遺毫分不差沉潛之久玩索之極積之之厚守之之確精思益深力踐愈堅猶懼不足自視慊焉逮夫晚年造詣甚高得喪榮辱視若秋毫疏食水飲不易所樂世道漸下論議囂囂時事及耳

絶不掛口一室圖書千古尚友有契於心蹈足舞
手惟其静養旣韜且晦自得在内無與於外知者
蓋寡愛者益鮮區區暫試只一郡縣用非其宜焉
足短長時之不遇命之不臧卷懷素蘊零落烟霞
民之無禄悼如之何不肖無状夙昧向方擿埴冥
行貿貿倀倀曰在庚辰始瞻山斗癸未之秋負笈
往叩提耳之勤面命之切以我昏矇輒覺警發蒲
時所勗不在近小立志不篤嚮德誠少齒迫知命
尚此陳人言念我生秖令傷神嗚呼哀哉樸木之
摧哲人之萎悠悠斯世莫適其歸徜徉神誘免為

戰兢庶幾將來足償素心月川泱泱芙蓉亭亭想像謦欬髣髴儀形哭望寢門有淚如傾物雖云薄誠意可歆靈其不昧庶賜一臨嗚呼哀哉

又　門人任屹

嗚呼惟我退陶先生生於斯講道於斯集東方諸儒之大成而先師依歸之得其所專心求道拳拳服膺學問傳習之類數飛氣質變化之若鎔金仁咀義嚼日征月邁不改顔瓢之樂坐穿管床之穴中年暫出世路遂卷而懷之溫故於是齋之中對聖賢黃卷俯而讀仰而思憤忘食樂忘憂者今至

八十三年斯文不幸天奪之遽鳴呼鳴呼慟哭慟
哭如屹晩蒙不得望履於玩樂之下幸賴丈席之
薫染庶免曲徑之馳騖第以沉痼在躬人事多廢
未得飽承提警變其固陋忽失標的鳴呼鳴呼慟
哭慟哭月潭泛月之書空在篋矣笑咨卧雲之約
已隨虛矣講書月瀾之寺其可得乎侍杖天淵之臺
其可繼乎問業考德之無其所針頂鍼膜之無其
人鳴呼鳴呼慟哭慟哭歸于真宅已卜其日惟酒
與果哭薦靈座塵縕書架雪擁松崖徘徊門庭物
是人非鳴呼鳴呼慟哭慟哭奠羞雖薄鄙忱可鑑

又　安東儒生權宏等

嗚呼惟我先生河嶽之秀奎壁之精資禀剛毅見識高明早得依歸退陶是師琢磨多年極深研幾學有淵源文不在玆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表的之正領袖之賢薰陶其德善良幾千斯文不幸曾貫遷易如小子輩於何考德余懷之悲吾道之尼笑容邑悽溪上響音絶慟哭今日謹薦清酌不昧者存庶幾歆格

又　盧江書院儒生李時亨等

嗚呼哀哉恭惟先生禀賦純粹量洪操確重臨正履早遊溪上得所依歸函丈從容極深研幾薰陶

琢磨篤志力行學有淵源業就功成逮至山頹正脉
無託奠沂餘波進修彌篤年尊德邵文不在茲士
傳言論國有耆龜善利好義計活淸貧斂華就實
丘壑安身如何不吊遽至云亡世道悠悠墜緖茫茫
小子無狀幸生隣鄕仰止高風幾薰其德今也則亡痛
號何及先生之生斯文之扶先生之歿斯文之孤嗟咨
帶愁月潭含悲薄奠告哀靈其格思嗚呼哀哉

三溪書院儒生 李權 等

又

嗚呼剛毅篤實先生之德格致誠正先生之學爰
泝淵源粤自退溪以君資稟又承提撕拳拳服膺

四勿顏氏獨得其宗三省曾子厥惟修凝猗歟至矣嗚呼平生讀書晩年彌篤明燈對案味道探賾間世真儒未學準則嗚呼天眷斯文壽以八袠吾黨依歸奸侫畏戢天喪斯文莫之憖遺正路榛蕪白日號狸嗚呼堂堂正論諄諄敎誨一隅脩夜已矣難再儀容何許九天冥漠德無所考疑無所質從此吾南貿貿一域嗚呼濂洛人去天意微茫武夷山空曉月淒涼等悲深絶學痛極安放矧當襄奉僉切景仰雖絜雖薄奠酹則恍伏惟尊靈庶幾是歆

輓詞 李山海

白髮芙蓉老斯文道義尊無因拜有若空復哭南軒花岸巖樵徑蘆叢失釣痕傷心函丈處春草暗柴門

又 門下鄭經世

玩樂門庭立雪賢當時科品許弓騫剛方氣度天偏厚朴實工程老益專廊廟未庸經國手丘園虛閱杖朝年可憐身後無長物廚下簞瓢架上編聞先生易簀之日瓶無斗粟云

覿德當年已恨遲半生長憶醉心時高山仰止勞懸企白首紛如失難之久擬問易而病莫能進矣今則遂成終身之恨矣一天

定只知仁者壽道窮那意哲人萎芙蓉頂上新臺
榭一夢分明是訣離昨年嘗夢至一處拜先生則已寢疾不能言矣未久而聞
先生病心竊怪之遂以堂宇位置山川形勢訊之
于門下士友之往來者則恰恰是芙蓉精舍云

又　　　　　　　　後學韓百謙

依歸當日得儒宗笑對春風浩氣融程氏諸生推
謝尹孔門群弟數參雍達尊方仰無三有至樂還
甘在屢空吾道即今何所託望窮南紀涕無從
進陪京國瞻眉宇邂逅儒宮接緒言德性共看愈
亹亹恭人但覺更溫溫殘生忽聞摧天柱後死無
從識正門麋職未能躬執紼朔風吹淚有餘痕

又　　門下權春蘭

道具三才後人行萬化先晦明應有待開繼在斯
賢名世天雖定生靈地或偏吾東漸化遠箕敎敘
疇傳伊洛風聲振溪山日月懸升堂闡一唯函丈
見尒前述業無他歧收功近裏專簞瓢渾漫興歲
月任推遷寶匣琴猶在陽春曲未宣平生行樂地
風月滿前川

又　　金玏

溪齋扣篋喜相隨信道多年得我師立雪庭前萬
數旨承風座上詠歸時簞瓢有契還堪樂爵祿無心

奈不期墜緒茫茫何處托一川寒月自生悲

又　李介立

山頹當日道誰傳似聖人推有若賢義理已從心上判工程還向靜中專經綸未遂平生志東帛空勤乃老年再喪斯文無限痛緘辭東望潸然

又　門下李埈

厚器仍資學力嚴師門妙法受金針朝家尚德官銜峻丘壑怡神歲月深黃壤忽看埋玉樹清高誰復理瑤琴可憐川上前宵月照作先生一片心

溪上摳衣早問仁當時學術最稱醇官躋金袋猶

辭貴樂在簞瓢不厭貧正值天窮吾道日仍傷月
犯少微辰講堂寂寞惟書史無復融融一座春

又　金涌

盛德全來爵自崇達尊天下孰如公陶山函丈傳
心後陋巷簞瓢樂道中謂應壽星長耀彩那知
楹夢忽成空前川依舊明寒月此是先生萬古胷

又　門下生金澤龍

生我為親教我師服勤恩義詎差池自從童稚今
衰暮受學義經與禮詩坐襲春風知有自化滋時
雨本無私三年築室吾慚負白首寒山雙淚垂

丱角今黃髮摳衣講道堂蓮峰當屋立洛水遶軒長
事業傳陶叟淵源挹紫陽平生尊信地忍此哭雲裳

又　　門人曹友仁

夙泝溪源續正傳一生勤苦盡精專參聞一貫休
稱魯回樂簞瓢可許賢天欲喪文嗟丘不憖我將焉
仰痛還纏須知萬古精神在川上分明此月圓

又　　朴而章

有義超人傑年尊道亦尊退陶門下特涵養靜中
敦考德著龜在區時屬望存如何天不憖痛哭喪斯文

又　　門人金仲清

溪上人曰川上春天教後死與斯文日乾夕惕功
無間心得躬行老益敦學既有餘資者衆來而不
拒誨當勤從令小子將安仰哭徹芙蓉山頂雲

附錄終

附錄

嘉善大夫工曹參判月川趙先生神道碑銘 幷序

退溪李先生以道學唱東南一時魁人碩士之來摳衣者甚衆而先生其領袖矣先生諱穆字士敬姓趙氏其先橫城人有諱翌仕高麗光宗朝官至翰林學士自是名公巨卿史不絶書至先生葢二十餘世曾祖諱胤孫司醞署直長 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祖諱瓊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考諱大春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同知義禁府事三世追恩以先生貴也趙氏初移于聞慶縣中移于醴泉郡參

判公娶同知權受益女又移于禮安縣以嘉靖甲申三
月二十三日生先生于月川里第先生生有異質年五
歲在參判公懷中口受大學十二盡學經書十五始就
退溪門下受學自是縱學無不觀律身動以禮退溪
李先生深器重之丙午丁內艱壬子中生員試癸丑遊
泮宮以家貧親老黽勉爲舉子業不得則曰吾道在此
何必科爲遂廢舉專意師門不懈益勤爲世大儒丙寅
吏曹薦爲 恭陵參奉不赴戊辰以館薦除 集慶
殿參奉赴任未幾辭還庚午李先生易簀先生朞行
素三年不入內不與宴壬申 除童蒙教官不起癸酉

丁參判公憂廬于墓朞而啜粥鹽而不醬骨立幾不能
支其後政府與吏曹同議以學行著聞者五人薦聞
先生其首也乙亥超 授宗簿寺主簿造紙署司紙工曹
佐郎丙子又 除司紙皆不就十月 除奉化縣監陳辭疏
不 允先生始就任未久以災傷罷歸庚辰 除工曹佐郎
全羅慶尚都事宜寧縣監辛巳 除高靈縣監皆不應
四月 除忠淸都事八月棄歸壬午 除刑曹佐郎纔 授
工曹癸未 除新寧縣監皆不就甲申拜盈德縣令在道
陳疏首陳難仕之意繼以豪强積滯之獄元惡濫授之
寃剴切陳奏又以 朝廷方議北征爲非計深以固本爲

得又曰三司從官以言獲罪投諸有北者三人與殺之無
異云言甚讜直乙酉拜工曹佐郎兼校正廳郎廳肅 恩
後陳疏乞免不 允遷工曹正郎 呈狀南歸 除典牲主簿
者再以校正廳郎廳有 旨趣召者四皆病辭十一月又
除工曹正郎兼郎廳如前始趣 召丙戌二月拜章乞退
未蒙 允三月辭還 除尚瑞判官錦山郡守丁亥 除丹
陽郡守掌苑署掌苑兩 除工曹正郎皆不謝冬 除陝
川郡守始赴任時 朝廷與日本講和先生答李宣慰
德馨之書曰李汝受居相位亦作此等事耶汝受山
海之字而宣慰其壻也庚寅辭歸行李蕭然書冊三

四擔而已壬辰 除濟用僉正不赴夏四月倭寇猝至所
向無前逼迫 京都 兩宮西幸國事無可爲者先生
與同執登高望北慟哭而下越明年聞車駕還自龍
灣先生方圖起程仰觀 鑾轂之光而以病不果行甲午
除歙谷縣令先生欲遂前月計强起作行旣入城以過限
遞 除軍資監主簿陳章辭遞肯陳身伏嶺外未得赴
難 車駕還都未克迎候之意又曰講和之說尤不勝痛
憤豈有率百萬之師屠戮我生靈蕩覆我 宗社隳
毀我 陵寢彌漫竟上不去而謂之講和哉古人有以一
旅一成中興者今我 國家雖已殘破視彼一旅一成豈

不百倍乎伏願 殿下修德以格天施仁以撫民以爲撥
亂之本 上優答使留仕先生卽南歸 上嘉歎之十月
特除奉正大夫掌樂院正有 旨曰目今筵中進講周
易義理精微知者蓋寡聞衡門居林下白首窮經從事
易學用工最多云特 除掌樂正俾參講席 詞旨勤
懇而先生病不能赴乙未春又 召陳疏辭免五月 除襄
陽府使不赴令本道 賜食物又 除掌樂司贍正巳亥
除濟用正辛丑 除司宰正又以經書校正廳郎廳有 旨
趣召壬寅 除尚衣禮賓正又以 特旨陞堂上拜折衝將
軍義興衛副護軍俄遷工曹參議以校正廳堂上被

召者四皆以病不行甲辰秋 特陞嘉善拜龍驤衛
上護軍遷工曹參判皆不克赴謝時先生遘疾已二
朔丙午冬十月二十九日考終于寢享年八十有三訃
聞 上震悼遣禮官致弔奠盖殊典也泮中多士會哭
用素嶺南校院皆行奠賻明年正月某日葬于芙蓉山
南乾坐巽向之原從先兆也先生性謹嚴深厚踐履端
實任眞天然不事矯飾盖其得於天者如是而早歲又
得依歸耳濡目染皆在典禮之內發言行事莫不惟師
之視則先生之於爲人可謂不勞而成矣奉養參判公
定省惟謹色養無方家甚貧雖甘旨不繼而未嘗以非

義于人平居未明而起整冠襟詣祠堂行再拜禮退坐書室對案看書至忘寢食常謂學者曰小學乃諸經之機括苟能通透是書作聖根基在此矣又曰大學只是知行二字爾以格致屬之知誠正修屬之行齊治平爲推行之理如有一字一句有疑處必就李先生面稟或條列以問必貫通後已嘗就李先生所抄錄朱子書節要中又抄其尤切於後學者爲一冊以備觀省焉尤愛心經口誦而心體之及見皇明通記見篁墩責題之事道一編之說而始疑其爲人爲學乃錄稟於李先生先生於是作心經後論師生之間互相等補益

如此常覽薛文清讀書錄手圈其要語置諸几案又取劉元城自不妄語始之語常自隱括而又置小册子書前賢切己語名曰困知雜錄其於心身上未嘗不提撕省察恐其或墮於昏茫放倒之域者多此類於書無不讀無不購夜必明燭炷香讀近思錄朱子大全性理諸書或誦淵明擊壤集濂洛風雅等詩聲音和壯了了可聽至於亂離奔避之際猶不忘敎誨曰陸秀夫在舟中猶講學朝聞道夕死可矣講讀不輟其於仕宦本無意務欲晦藏而名益彰年除月遷至於四十餘官而就職者無幾或就之而又不久留每舉胡文定寒溫飢

飽自知斟酌之語以自戒故其難進易退之迹光明正大無可疑者其在山林未嘗談當世之事人或來言則曰在山林當作山林語時事何與焉眞所謂其默足以容者也然 國有大事則亦未嘗不深憂而痛斥之與西厓柳相國成龍有同門之義聞西厓在領台主和議乃抵書曰相國平生讀聖賢書所得只此講和誤國四字耶詞甚峻截先生之志業於此可見矣先生娶安東權氏參奉盖世之女太師幸之後也生一子三女曰龜朋未成而夭女長適金裕吉次適權昞次適金光纘副室有二子一女長曰壽朋進士次曰

錫朋登文科爲主簿女適卞紱祫吉有四子一女之

善就善從善樂善女適權益昌昞三子一女子曰尚

健尚義尚寯女曰權瑮光纘有二子一女確硈確生

員女適參奉鄭時亨壽朋四子一女昫昷暵晟女適

黃中敬䌖年在弱冠嘗一拜於床下矣觀其厚德端儀

已不勝其歆服而何能窺闖其閫奧哉今也先生之

表孫金確金硈誤以其隧道之銘託於䌖䌖年老且

無文何能發幽光之萬一然金君之請義有所不可

辭者謹依狀文撮其梗槩而爲之詞曰先生之美質

得退溪而有成退溪之道學得先生而有光非先生

何以受退溪之磨琢作退溪何以保先生之發明也
是以余於先生之言行事業多略而不詳者欲使後
之觀先生者先觀退溪而得之也系之以銘曰
卓彼文純我東考亭見而知之惟我先生先生之道
繩墨於師先生之學淵源在玆程庭之楊朱門之張
有傳有受不顯其光陶山之下月川濊濊山如不朽
川亦不渴

嘉義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
義禁府事八溪鄭蘊撰

月川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謝退溪先生見臨　次退溪先生
乙丑冬謁先生于退溪辨質心經大學
寄謝琴聞遠　臘月初吉雪作
閒居偶吟　次金士純
伏呈退溪先生　除授恭陵參奉
挽退溪先生　鄭子精歷訪
宿太平里　龜潭訪李司評舊居
竹嶺　陶山祭後登天淵臺

題滿月庵　自清凉過孤山
向小白宿白雲洞　與諸友坐翠寒臺
石崙雨畱　李德甫郡齋盆養紫
竹黃菊　題清凉洞口江石
書堂午吟　曉坐
鑑源亭　得琴夾之壎之書
鳩山澄清樓次李陽原　釣龍臺
次高叔明　朝寒
鼎山書堂　宋佐郞寡尤歷訪僧
淨一從來出示詩軸仍次其韻

偶吟　有感
次士元　普賢寺前臺有懷
祝融峯　登祝融絶頂
自淸凉歷訪李大用　次柳君實
偶吟　廓然亭
連日風雨思鄕偶吟　病餘書壁
出城登舟　德淵遭風寄宿何人
別墅　江中
贈別閒遠西行　校正廳示李孝彦金
昌遠　與黃景文許功彦李

孝彦在廳中是日 賜送酒肉
暢春臺次韻　校正廳次前韻
寄李宏仲　到丹山入雲巖
次韻　庭檜
送人西行　和都應祥
寄蓋夫　住鶴亭寓懷
磨刀吟　東山椒井和金達遠
大雪後閒居獨詠　寄金希玉
次金達遠　復得來韻
書堂偶吟　書堂閒吟

送春　偶吟
挽金義將達遠　感時
挽金士純　鄭廷器來訪
次邑主申順夫　聞東駕還都
謝柳而見寄書與香　次裵明瑞
暮春　題裵明瑞琴易堂詩卷
雞數夜無聲　書堂閒吟
卧雲臺次金施普　夜起呼燈
丙申門帖　李體察公勵見訪
戲寄金敦叙　琴甥愷林亭

和雪月翁次晦菴韻　登天淵臺
次金道源　偶見仁弘南冥集跋語
偶吟　金而和以酒來訪
次金城主　風月潭次愷甥
季秋旣望愛日堂玩月　挽柳應見
偶題　偶題
獨造洞　春日次先師韻
謝李聖與　與楊應遇徐君受同
舟泊月明潭　清州客舍示李克休
和金壻纘仲　重陽

夜起有感　和金敦敍
次任卓爾　挽李公幹
琴聞遠初度日邀酌　夜坐有懷示曹汝益
及懪㦗兩甥　偶題
黃清之惠送竹筍　次鄭子精金希王成
精甫贈別
卷之二　疏
丙子辭職疏　甲申辭職疏
乙酉辭職疏　丙戌辭職疏
甲午陳情疏　乙未辭　經筵講易

疏

卷之三 書

答退溪先生　答退溪先生

上退溪先生　上退溪先生

上退溪先生　與柳而見論中和書

與柳而見　與柳而見

答金彥遇　與忠淸監司金順初

上金方伯　答金方伯

答李宣慰明甫　答權章仲

與同門諸契論理學通錄

與同門諸契論朱書節要刋本曲折
與同門諸契論退陶先生碣文誌文
與許美叔　與權定甫
答柳晦夫　答鄭子精
卷之四
心經稟質　朱書節要稟質
尚書疑義　家禮疑義
卷之五　雜著
退溪先生言行總錄　易東書院事實
書金士純鮑甲　重修書室記

卷之六　跋
書丹陽水山館守記後　理學通錄跋
書自警編跋後
祝文　祭文
易東書院春秋常用祝文
陶山書院春秋常用祝文
龍門祈雨文　祭退溪先生文
告退溪先生發引文　祭吳子強文
陶山書院奉安文　祭李逢原文
祭周約之文　祭琴蜴恪文

祭金義將達遠文　告退溪先生埋誌文

退溪先生文集告成文　刻天淵臺告文

墓碣　墓誌

先府君墓碣　先夫人墓碣

柳美叔墓誌

論

荀彧論　朔蜀洛三黨論

月川先生文集目錄終

詩

謝退溪先生見臨

寂寞由來好客稀茅廬是日便生輝箇中更顧靈鑾唾添得山門一段奇

附次韻　退溪先生

知音何恨世間稀玉蘊山中草木輝若使吾儕虛送老恐孤山水巧呈奇

次退溪先生

芙蓉翠接陶峯翠風月清連退水清正好探源進步

地愧無心契議明誠

附原韻　　　退溪先生

溪堂月白川堂白今夜風清昨夜清別有一般光

霽處吾儕安得驗明誠

乙丑冬謁先生于退溪金彦純明一士純誠一

禹景善性傳輩在焉辨質心經大學章句或有

未契

水北山南謁大師群朋一室析千疑歸來十里江村

路宿鳥趍林只自知

附次韻　　　退溪先生

學絕今人豈有師虛心看理庶明疑因風寄謝趁
林鳥只自知時莫强知

寄謝琴聞遠 蘭秀

萬玉初驚臘雪寒寒齋重喜會金蘭晴窻話得回春
律更作融融洩洩看 朱書云須識得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

臘月初吉雪作書堂景致甚佳聞遠騎白馬手
挾朱書一卷惠然而來相與排窻坐玩良久既
而雪霽天日晴妍仍啜一杯共讀朱書閒作細
話是日情興足可知也但吾輩每值佳辰美景
勝地良朋或讀古人書則心中欣然自得如到

灑然地上至事過情歇則鄙吝復萌有時如墜千仞之壑是何故耶更爲一絶以添一笑

元來景物自天成人自欣然若有情但得常存瀟灑意如何鄙吝更萌生

閑居偶吟

雲月清明天萬里胷襟瀟灑夜三更纖塵不動窓櫺靜看得香烟一縷生

次金士純

狂能爲聖聖爲狂前聖銘言戒豈觴享到面前多錯手平時說得儘迷方

伏呈退溪先生 時先生將赴 召

昨夜風雷震海隅群龍起蟄競時趍先生力去扶
明主做得風雲際會無

除授 恭陵參奉先生寄示一絕

蒐賢獵德禮爲羅潦倒其如衆所呵可笑鷦鷯難比
鳥終加一目亦無何

附原韻 退溪先生

有鳥辭林被網羅林中一鳥笑呵呵那知更有持
羅者就掩渠巢不奈何

挽退溪先生

東土斯文孰啓前淵源統緒見無緣精分先岳眞儒出學接濂閩正脉傳瑩徹氷壺暎秋月高明白日在中天山頹樑壞終成痛復此肧胎問幾年

鄭子精琢歷訪

寥落江村獨樹家桃花春暮日西斜感君來訪慇懃意還恨征驂駐不多

宿太平里 時辭職下鄉

擊鼓撞鐘海鳥愁雕欄玉砌野花羞從來品物皆天賦且放衰慵得自由

龜潭訪李司評之蕃舊居

穿得千巖萬壑來寒溪敲玉發清泉山人一去無消息松桂遺陰滿綠苔

竹嶺

長林不長林竹嶺無竹嶺大抵實不存人間幾林嶺

陶山祭後登天淵臺

人去山空谷鳥悲薜蘿松桂自相依秋雲太是無情思閒向天淵弄晩暉

題滿月庵壁上

穩踏千峯頂平看萬里天孤雲無底滯獨鳥斷牽連

自清涼過聞遠孤山

領略千巖萬壑歸歸來江上訪漁磯磯頭有主身無事日向晴波弄月暉

向小白宿白雲洞書院夜坐景濂亭

山擁千秋邑溪含萬古聲幽人明月夜長嘯倚孤亭

與諸友坐翠寒臺有懷愼齋先生

五十年來老病身一罇相對總情親翠寒臺下波如舊不見當時座上春

石崙雨留

嘗看雲外碧千岑石逕秋風杖策尋初來上時愁著脚及登高後喜開心丹霞縹緲隣霄漢白日低徊作

古今俯視人寰蚊百萬一塵無處月盈襟

李德甫希得郡齋盆養紫竹黃菊

愛竹愛其清愛香仍愛菊看來更逼人瀟灑媚幽獨

題清涼洞口江石

江上無名石頑然不動心無人窺汝隙天日正高臨

書堂午吟

手種庭前樹年多次第成繁陰將覆地秀幹已超楹
鳥度能知止風來自有聲幽居堪息偃遮斷路人行

曉坐

世途詰曲千般梗老我空踈一事無半壁青燈書數

卷方知今日是眞吾

鑑源亭

手斸松崖敞野堂帶楹規作小池塘虛涵脫屜圓輪
滿活引縈雲玉派長日月精華渾不染乾坤本體浩
無疆觀書警句垂明訓熏沐如承謦咳傍

得琴夾之應夾壎之應壎書 先生時佐幕湖西

北去南馳又向西逶遲關海路高低一身到處渾無
用萬事看來總自迷漠漠炎雲愁倦客蕭蕭松桂憶
山蹊江湖亦有逍遙伴勸我歸哉趁黍雞

鴻山澄淸樓次李陽原叔瑊

崎嶇世路儘難平何用區區浪逐名西海炎氛催老病東溪鷗鷺負前盟登樓倦客銷憂日抱葉寒蟬褭骨聲陡覺天高兼地逈碧荷清水動幽情

釣龍臺

人亾真國由耽樂龍脫於淵自掛鉤畢竟人亾龍亦逝落花巖下水空流

次高叔明應陜

人事有是非世路無曲直嘗聞大道人至理心自得黒白竟誰分嗟嗟世無識

朝寒

大地窮陰閉千巖雪色寒朝來未見日愁緒苦無端

鼎山書堂

山阿無處不清幽儘好林泉獨自遊最愛儒宮瀟灑地碧溪鳴玉護墻流

宋佐郞寡尤言愼歷訪僧淨一從來出示詩軸仍次其韻

喚雨林中一兩鳩山蔬薄菜為賓謀從來念汝當時事薪水雲廚近卅秋淨一乃先師平月陶山書堂薪水僧也

偶吟

靈芝南秀碧芙蓉玉立亭亭絕世容一水環迴流萬

古群巒屛擁自千重無邊景致潭心月不變風霜屋
後松偃仰徘徊年六十小窻閒坐數前峯

有感

種樹枝條莫放斜斜當逕路誤人多誤人多處終無
奈奈此風花掃地何

次士元

咻咻是是又非非無限人間禍福機富貴有時成讖
頂林泉何地欠漁磯求田問舍生涯拙摘句尋章事
業微揣分量能吾亦得說人寧復視巍巍

普賢寺前臺有懷

憶得甲辰初夏日武陵追拜此臺邊只今舊跡重尋處落葉空山獨悵然 甲辰夏余自醴泉寺而永貞武陵已作淸凉之行遂追拜于此今四十一年矣

祝融峯

踏澗穿林出石間躋攀分寸上高山高山本是由分寸寧憚中途脚力頑

登祝融絕頂 三石屹立天表回視淸凉諸刹皆在眼下

相對軒窻歲幾周白頭來躡盪塵愁神遊六合鴻濛外志隘三韓割據秋千里烟雲歸眼底百年身世得心休紛紛駕鶴驂鸞子皆是吾曹脚下儔

自清涼宿陶山歷訪李大用 叔樑

一宿陶山向月川汾川問我幾詩篇三杯濁酒出門去袖裡風烟不敢傳

次柳君實 世茂

得食還成一飽奇尋常道理在深思平鋪放著元無礙絶笑窮途阮籍悲 伊川云某有一奇特事每食必飽

偶吟

書巢無復具軒欄容膝湿房度歲寒只得一身舒泰外不關分寸外人看

廓然亭

廓然通處有斯亭人愛佳名欲舉觥我本廓然心境大不須粧點自天生

連日風雨思鄉偶吟

六十還添兩鬢華精神筋力轉堪嗟陳言說去着無用身事看來覺易差世上榮名非我輩園中松菊是生涯探花問柳乖春事風雨泥塗奈病加

病餘書壁

身同獨鳥無相伴心似寒灰不復然只有高山與流水悠然終日對簷前

出城登舟

落日晴波瀲灩開隔江烟樹送吾迴波間白鳥應無
數笑我今年又去來

德淵遭風寄宿何人别墅

倦客登臨思萬端夕陽天末鳥歸山回頭下視風波
裡多少行舟出没間

江中

百丈牽江上瀨舡悠悠歸路嶺雲邊回頭不見龍門
北無限青山隔暮天

贈别閔遠西行

烟横羅浦月臨川我往君來四十年江閣論文欣契

合山堂接武謹師傳紅塵易染應須戒白髮難禁政自憐第二橋頭眞率會何時與子更追焉橋在月川羅浦之間

校正廳示李孝彥好問金昌遠弘微

吾家嶺外古宣城白石清泉總係情客中心事渾無賴坐聽長空一鴈聲

與黃景文廷彧許功彥篪李孝彥在廳中是日賜送酒肉甚盛

明朝濟濟會多賢共討遺經了幾編句讀硏精資下學淵源探本達 經筵春風此日蘇群物 寵渥玆辰降九天洛水孤蹤來捧袂不從橋上聳吟肩

蕩春臺次韻

去國吾遲甚鷗盟久已寒低佪非爲祿偪側豈貪官
客裡春光晩囊間玉法難蕭蕭雙鬢雪羞向鏡中看

校正廳次前韻

桃花已春浪碧樹生暮寒慣聽三更鼓慚隨五品官
城鴉頻聚散行路尙遲難悵望雲邊岫鄕關鳥外看

寄李宏仲（德弘）

論學何須向別人要當於己反求眞功名有數元前
定莫把榮華枉費神

到丹山入雲巖

水流巖畔谷生雲知是雲巖絕世紛谷口來耕吾未辨玉溪清響容中聞

次韻

男兒元自抱離奇學業相須戒後遲莫把風光歸玩惕琢磨要鑑衛公詩

庭檜

庭檜自雙青鬢風仍虐雪幽人不厭看獨立寒階月

送人西行

萬里前程勿太忙要須步步戒羊腸古今多少行迷者總爲忙多錯了場

和都應祥

寥落希顏志蕭騷短髮翁寧論萬鍾貴甘作一瓢窮

寄蓋夫

沙際群鴻靜松頭獨鶴奇嚙蘆防禍網警露審幾微

住鶴亭寓懷

推擠去住總爲難一望歸雲意萬端無限吾鄉好風景兩年羞與別人看

磨刀吟

獨宿寒齋罷凌晨排戶出寸鐵發硎新精光耀朝日手撫欲何用斫斷名利結喟然心語口不敢向人說

東山椒井和金達遠玦

偶然脫塵機良晤會中林盥濯愛清泉逍遙生道心
何當作肥遯共此烟霞襟

大雪後閒居獨詠

銀作江迴玉作巒身如野鶴抱孤寒萬松一碧長千
尺好把精神帶月看

寄金希玉玏

病懶剛風砭骨寒歸山敢道衛生難此心安處身無
累不負朝曛一菜盤
人間富貴與飢寒今古人人處易難自斷此生寧待

問分明齋聖有銘盤

次金達遠

千峯萬壑一瓊瑤坐想高齋人似玉寒窓冷榻月川翁敲飲冰江肱亦曲

復得來韻

山高催短景松老落長陰病裡思君切閒中味道深羲文千古意舒卷一窓心落落還多慨悠悠費苦吟

書堂偶吟

幽幽寂寂復深深落落休休得得吟明月有情頻入戶清風不斷每盈襟重重庭樹層層影色色山禽款

歎音六十八年吾已老東皐身世葛天心

書堂閒吟

春晩湖山物色開一堂高處意悠哉墨峯相對雲舒巻硯道長看鷺去來曲水重洲饒勝槩蒼松白石絶纖埃散人七十猶強健酒興詩狂兩傑魁硯道地名

送春

送春春何去春來甚處因無來亦無去自有一般春

偶吟

雪滿千峯月滿天虛明一室自超然幽人夢覺排窓起三復鄒翁夜氣篇

挽金義將達遠

偉度英才又妙齡飛黃騰踏奮雲程時危世亂懷忠
憤兵義師貞敵愾誠星隕龍營天不憖屍歸馬革志
難成君家父子連三契七十年翁哭送情

感時

千古衣冠地那知困海戎　君王勞遠駕邊塞正高
風月帶淒涼色山含慘憺容非無李郭勇豈乏蕩平
功默佑瞻　宗社陰扶仰昊穹書生空撫劍深恨未
摧鋒

挽金士純

亂世英才敵慨誠 君羞未雪夢先驚同門情義那
堪慟烈氣猶看萬丈橫

鄭廷器璉來訪留示一絕仍次其韻

事業羞堅白功名愧汗青行身一諾重取義萬金輕

次邑主申順夫之悌

風雨秋堂欲暮時滿牋奎璧一篇持波瀾起伏詞何
壯肝膽精忠鬼亦悲自古强梁終殄滅只今籌策盡
雄奇天心不助人思漢重覩 朝儀舊殿螭聞有糾
旅討賊之舉故有雄奇之語

聞 車駕還都

地轉天旋癸巳秋謳吟此日慰民愁曾霑 聖澤嗟
吾老遙望 天門隔嶺頭

謝柳而見 成龍 寄書與香

妙聞一握清 一作清香一兩枝 千里平安紙百碎尚
芬芳看渠心不死 天理常存人心不改

次裵明瑞 龍吉

作德常難得日休身如泛泛水中舟光陰荏苒年還
迫詞說紛綸道轉悠會見文瀾存地步須從學海發
天遊孔顏心法羲農意萬古同然是舊裘

暮春

日暖風暄麗景遲庭禽相喚柳絲垂園林勝趣吾能說萬慮都休客歇時

題裵明瑞琴易堂詩卷

我未學琴人非眞讀易者名堂以自娛君實知之也

雞數夜無聲縛送琴聞遠換取善鳴者

司晨不作五更鳴換取要聞警枕聲濟亂豈惟成祖舞孜孜欲做舜徒情

書堂閒吟

擊壤三千首蒼松一萬株臯翁年七十風月滿江湖

臥雲臺次金施普澤龍

偶然乘興過江皐舊跡重尋石逕高半日閒談成野趣村翁溪老總吾曹

夜起呼燈遂成首尾一體

三更夢罷一燈青嚥漱元和入骨清萬籟俱休諸念息此時心地儘虛明

虛明覺處是眞心萬象昭如鏡裡臨何許一塵來掩得坐看明鏡蔽還深

丙申門帖

年老無餘事簞瓢足一窩清寒爲勝福安樂是榮華有意親朋會盈軒皓月多東皐幽絕地隨分也婆娑

李體察公勵元翼見訪

五載干戈已厭兵 皇朝惟冀講和成却思 宗社生靈痛萬世難忘此日情

戲寄金敦叙富倫 號雲月

詩筒久不來臯翁吟且企坐想雲月堂敲推難下字

琴暢愷林亭

儘好林亭位面陽婆娑歲月度炎涼此間定有盤旋趣寧向塵中俗慮長

和雲月翁次晦庵韻

時行時止步遲遲無限春光暎碧漪千古沂邊詠歸

意流風此日向吾吹

登天淵臺

鳶飛魚躍幾窺臨此日看來感慨深水色山光依舊樣恨難重覩舊傳心

次金道源 諱

朋酒醺醺醉松風陣陣凉要看消暑地詩語句冰霜

偶見仁弘南冥集跋語

亭亭玉立廟堂身皎皎烟霞自在人堪笑人間恠鬼輩敢將桀犬吠堯仁

偶吟

肺衰辭酒伴文拙謝詩朋坐對庭前樹今年又一層

金而和中請以酒來訪

傷時空復涕漣洏兵禍三年子靡遺感子携壺來慰意一春消息看梅枝

次金城主廷龍

生平忘不慕輕肥慣踏漁翁舊釣磯春服已成春又暮冠童聊興詠而歸

遊風月潭次愷愓

不把尋常作話頭要將一語警頹流丈夫落落心中事肯學波間出沒鷗

季秋旣望會于愛日堂玩月

愛日堂頭愛月翁桂華梧影自玲瓏從來妙處言難狀只認濂溪灑落胷

挽柳應見 雲龍

常恨東西隔那知隔九原殘年知己淚天地獨銷魂

偶題

永夜候雞晨深冬願春早人情喜得新不覺催成老

偶題

自笑平生計太愚思軒望譽志唐虞那知末路成衰落只作區區一蟄謀

獨造洞 洞在芙蓉山有軒曰高明

獨造獨造名獨造昔人所造吾亦至只恐造名造實
難日夕徘徊求實地
落鴈下平沙清涼雲外碧獨造高明軒超然我心跡

春日次先師韻

偶然乘興洛川濱陣陣東風屬暮春浴詠高懷安敢
擬愛看花柳弄精神

謝李聖與詠道

春寒未散尚餘陰感子携壺慰我心道古談今情不
盡暮天還向碧溪潯

與楊雁遇士奇徐君受益同舟泊月明潭

赤壁蒼崖滿目秋一江凝碧靜無流醉拈禿筆題名字陡覺壺中日月悠

清州客舍示李克休先胤 先生時佐幕湖西

旅館淋霪久不晴沉吟聊復嘆虛生故山松桂清涼地何日歸歟放此情

和金壻纘仲光纘

撥病題詩興幽居對碧峰年光飛鳥外愁緒苦吟中汗馬馳邊將霜風落井桐何當陽復日王業看融通

重陽

憂家憂國又憂時七十筋骸與病持黃菊清樽元自好兵戈寇亂奈成悲龍山落帽風流遠栗里虛罍昔節奇此日偷閑聊強飲欲將雄劍斬蛟螭

夜起有感

雲盡看天遠林踈得月多皐翁破秋夢志欲挽銀河

和金敦叙

小車遊處看兒戲大筆揮時擺俗塵兩地相望無十里尒川詩起月川人

次任卓爾 屹

春晚奚啻語百禽皐翁遽臥故山林商量舊學都忘

了猶向門庭是處尋

挽李公幹 仲擽

壽福傳家業榮名足尚人人皆歸厚德我獨感情親

棠荄留餘化桐鄉說舊仁空遺冠劍在慟斷倍傷神

琴聞遠初度 日邀酌

二子翺翔漢北眷琅玕披腹獻昌辰伊翁坐對榮還

日舞彩樽前憶遠人 時聞遠二子㦄愷新登第未及歸覲

夜坐有懷示曹汝益 友仁及憬㦄兩男姪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句賦予不爲貧要將美質添心

學莫作名場患得人

偶題

七十餘年事事新涵濡幸作四朝民髮無可白方爲老酒不能醉始覺貧末路已悲身似客此心猶與物爲春柴門勿謂常岑寂時有鄉鄰問字人

黃清之應靖惠送竹笋

東海仙翁採籜龍霜標遙餉月川翁此君風節翁猶識嚼得要看氣味同

次鄭子精金希玉成精甫安義贈別時辭職下鄉

短髮搔來苦氷霜此日行誰知嶺外客七十戀君情

月川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

丙子辭職疏

將仕郎前集慶殿參奉臣趙穆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嘗見之凡受恩於人者稱其分則喜過其分則愧過之甚則逡巡遜避而不敢當何者天賦物性各具良心於其所不當處羞耻之心油然自生不必學問知義理而然也臣以遐方下邑草茅微賤至愚極陋之人頃在 明廟朝濫蒙國恩除臣爲 泰陵參奉臣固嘗徬徨躑躅羞愧而

不敢進至　聖上臨御之後又除　集慶殿參奉臣
之羞愧亦未已也而議者謂累違　君恩　於
臣黽勉就職而恒抱悤悤之懷適臣父老病日深不
得已呈辭而歸旋除童蒙教授臣以分不當得不敢
進及父歿喪畢除為宗簿寺主簿者一造紙署司紙
者二今又除授奉化縣監超資越叙　濫恩稠疊前
後非一臣之惶懼於是極矣　國家爵祿之設本為
求得賢才而用之臣非賢者又無才藝何以得此是
不過當初廷紳誤聽終致謬　恩下逮臣雖冒昧而
進冗不見治顛沛而歸奈辱　國恩何凡人有才有

行必著於家庭稱於鄉黨臣自少至長愚暗庸劣百事不曉鄉黨親戚所共賤薄雖常挾筴讀書非爲修己治人之學只爲僥倖科第以資衣食之計耳但以才命俱薄平生辛苦竟無成功况臣今玆犬馬之年五十有三精神氣血日以衰耗心事志慮日益昏惰貧病困迫苟保殘喘執此以往將何所用雖嘗已仕在職亦當罷黜况可收拾而用之乎伏惟　聖明深察廷紳誤擧之失俾臣獲安賤分以遂灊蟄之志則非徒微臣庶免過分之懼亦杜僥倖冒濫之弊非細事也臣以至微至賤仰瀆　天聽極知僭踰但以欺

世盜名爲日已久不可不首自陳列亦不可久曠官次淹延期限以俟遞改臣不勝惶懼戰慄之至謹昧死百拜以 聞

甲申辭職疏

新除盈德縣令臣趙穆誠惶誠恐頓首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於前月初十日伏覩初二日 政目除臣爲本職臣聞 命震駭卽當進道趨謝 天恩而疾病留滯乃於二十一日起程二十三日方達豐基郡而舊疾復作調治數日略無見效力疾上道則勢必顚仆中途不得已又於二十八日退伏私室徬

徨躑躅感激罔措且臣本以庸劣年又衰耗自甘賤
分跧伏丘園以畢餘生固所願也以是前歲不赴新
寧之 命已深兢仄而今此 除命又出於千萬意
外臣實惶懼莫測所以間或聞諸道路之言去夏因
差出湖南一縣宰 殿下偶垂記憶以臣與鄭逑爲
可用 傳于該曹遂有此除此言果信臣之惶懼於
是尤極臣是何人至瀆 睿鑑之記念耶臣之無狀
不惟鄉黨知之國人皆知之不惟國人知之 朝廷
亦知之矣臣前爲奉化縣監三年不治竟爲該曹
啓罷後爲忠清都事兩月驅馳無一寸效竟至辭病

而退臣非不欲仕也實欲仕而未能耳銓曹亦有知
臣庸劣無能者而苟入擬望則似涉欺罔臣實愧且
懼焉大槩爲仕有三等上格君心下正士習調劑鎮
定經緯綸緝以安邦國者上也一官一職盡心竭力
夙夜勤恪以稱器使者次也又其次不量其才不揣
其分貪祿慕位不知自止顚沛而後已乃最下者也
上次二等則臣所不逮最下一等則臣雖無狀亦不
忍爲也況臣今年六十一矣精神日以昏耗氣力日
以頹憊無復可與於人世事矣身爲男子生當盛
世至蒙 聖恩之隆厚而未效涓埃之報非望 天

門神魂飛越涕泗交零自覺此生之永已也已臣竊伏惟念 殿下勵精圖治于今十七年矣民情宜悅而怨咨日興天心宜格而災眚洊臻 朝著宜靖而東西角立士習宜美而諂佞成風學術宜正而異說並起彝倫宜敘而奸慝日作譬如一身手足腹背各自爲人而不相管攝臣竊惟歎莫究其端伏惟 殿下聰明稽古廣覽前代之載籍俯察當今之事勢以爲得耶失耶治耶亂耶抑以爲安耶危耶淵蜎蠖濩之中其必有以默慮而靜思者矣亦必有範乎天運宥密神化者矣如臣愚暗疎賤何敢測度於萬分之

一而有所論說於其間哉但以耳目所逮常時仰屋
而竊嘆者則區區螻蟻之誠有不能自已也竊以豪
右之兼并奸吏之弄法固人情之所痛憤王法之所
必誅而不赦者也然天道十年則必變人事十年則
亦改而凡治惡去其泰甚者懲一而勵百可也今者
豪强之獄積滯彌留殆逾十稔元惡之抄不分殘盛
責出州縣法重令嚴監司守令更相督迫不問輕重
以必得為限其間豈無橫罹寃枉而殃及池魚之嘆
者乎恐此非 盛世之美事亦非王法之所當然也
且寇虜之警古昔盛時所不能免周宣中興玁狁孔

獯漢文德化匈奴大入然薄伐太原屯兵細柳而止
彼二主豈不知揚兵奮威耀武於漠北哉誠以隱生
靈之禍重而慮干戈之患深也今者民間傳言洶洶
殿下有意北征臣在疎遠傳聞未信若果有之臣
竊以為誤矣自古英武之主或恃其富強或志在恢
拓興憤兵伐遠國者有之然所得不補所失而其構
禍當時貽害後世不可勝言 殿下以今日我國事
力為強耶富耶臣僻在偏方聞見未廣只以東南一
隅觀之民力竭矣其勢奄奄如久病垂死之人而民
無固志語云舉一隅可知其三則其他可知矣且王

者擧事不快耳目而必圖萬全 殿下獨不見前朝
尹瓘之事乎又臣在道上伏覩十三日 下諭政院
之辭云只着得講求實邊二字如臣庸劣亦知此事
正爲今日之急務但私憂過計竊以爲當先講求固
本二字然後講求實邊二字爲得也天下之事未有
竭其源而求其流之長拔其本而冀其葉之茂也民
心一離不可復合當此之時 殿下與一二同德之
臣雖欲鞏固黄牛之革漠然不我應矣古人所戒蕭
墻之說豈不可念哉臣竊懼焉且前歲 廷論交激
三司從官以言獲罪者三人而投諸有北必死之地

是則名雖竄黜實與殺之無以異也其人之處心行事臣不得而知之也但 殿下以聖明之德當太平之治動作施爲皆爲後世子孫之法奈何以一朝之忿而獲此逐殺諫臣之名於千載之下乎傳之異國垂諸簡策爲累莫大臣實痛惜焉臣非爲三人惜也爲 殿下惜耳方今人心危懼衆目睽睽悠悠世道莫知所屆如臣疎瞎庸瑣之流雖用百千輩徒竊廩瘝職而終無補於 聖明之治也伏願 殿下淵然遠覽惕然深思日進聖學日新聖德察朱紫之分審苗莠之辨以明正道以闢邪說上導 先王之成憲

下軫民生之困悴恭儉節用愛民重本而又恢弘大度天覆地載包容枉直之士延納忠讜之言好惡一循乎天理賞罰毋徇乎己意使　朝廷正而萬事無不正民生遂而遠近無不悅則北虜跳梁之變不足憂而太平之望可期矣草莽微臣守分山田優游涵泳於　聖澤之中以盡餘生豈不幸哉今此　除命期限已迫固不待臣所懇已有遞差之　命俾微臣庸拙難堪之狀漆室嫠緯之抱不可不一達於　聖明之前故敢略陳其梗槩焉臣精神昏憒學術蕪拙言不成文詞無詮次冒觸忌諱上犯　天威無任兢

惶俯伏待罪臣趙穆謹昧死百拜以 聞

乙酉辭職疏

承議郎守工曹正郎臣趙穆誠惶誠恐頓首百拜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於前歲病未赴任陳情上疏略及時事一二條自揆狂妄宜獲重譴而 殿下不以爲罪至加優容之諭臣屏伏草澤感戴天日撫躬踧踖私自以爲言雖不用而 聖主弘量天地父母不可涯涘今又蒙 恩除臣爲本曹郎官無以校正郎廳之任而至 隆有旨宣召臣之感激惶懼當何如耶臣之衰病昏愚難堪世用之狀前已略陳但今

玆 召命特出尋常臣以微末小臣不敢退處私室載病輿疾入顚九蹶十四日方達 都下而殘骸衰骨呻吟旅邸數日而後方起來詣 闕下臣之遲慢之罪於是亦大矣臣不勝惶悚且今玆飜譯校正之任實爲重大雖以經學精明之人處之尚且難於下手況臣小無學識僅習章句而不通義理到今年齡衰邁神識昏耗平生所習十忘八九茫然如未始識字之人臣何敢厠於其間而强其所不能哉臣若辭病不就竊恐近於違傲 君命故力疾上道而奔馳顚蹶之餘精神氣力銷鑠殆盡深慮殘年性命難保

生全臣惶懼悶迫莫知所處且臣伏念　殿下以聰明之德躬稽古之學名儒碩士波奔雲會相與討論經籍以開一世之心自此實非常莫大之盛典稍有材學者孰不明目張膽願助　聖上文明之化乎而臣學未能明理辭不足達意而老病昏塞未得效力於下僚亦　聖主之所宜矜諒也若使臣強顏逐隊濫巾竊吹而未有一字之補終不免爲十九人之目笑則微臣一身固不足惜而恐累　聖朝揀選之盛意也伏乞　聖明俯察微懇　命遞臣職使臣守分畎畝獲保殘生則微末小臣庶免不自量己之誚而

聖朝亦得使人以器之道矣臣不勝幸甚臣穆謹
昧死百拜以 聞

丙戌辭職疏

校正廳郎廳工曹正郎臣趙穆誠惶誠恐頓首百拜
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聞之父子君臣其理一也
故子有疾痛必呼於父而父不得不動於中臣有悶
迫必達於君而君不得不恤其情此固天下古今人
情之所同然也今臣有悶迫之情敢忘僭分之誅一
呼九重之天伏惟 殿下試垂聽焉臣於前歲校正
之役陳疏辭退者非惟學術荒蕪不足與聞實爲精

神昏憒勢不可堪也其後 召命三到臣家臣惶駭悶迫不得自由上來供職今已數月其爲冒昧亦已甚矣然此則已不足煩達今小學四書飜譯校正廳中略已畢功所未訖者只繕寫讎校一事而已如臣有無本不關輕重况於功役已畢之後乎臣年今已六十三矣精神氣血枯竭無餘與死爲鄰去冬赴召正値嚴沍幾仆道路者數矣自是以來心慮恍惚氣力萎薾有時一身如在空虛波濤之中而無所依泊也且臣身世孤苦無兄弟無子姪萬一顚仆旅邸至於不得運則環顧四面無一人親切可以收拾者

將何以處之乎非徒臣私心悶迫亦 殿下之所宜
矜憫也古語云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
設使臣身至此 殿下以爲得其所乎伏願 殿下
特垂矜亮貸此殘生所帶職名及校正郎廳之任以
許鐫罷使微臣得免生行死歸之嘆則臣不勝幸甚
且臣復有一說不可不達於 聖主之前臣師臣李
滉一生勤苦學問功夫老而益篤深得濂洛以來諸
儒之正傳故其發於詩文論辨者皆所以淑人心而
扶世道承前聖而啓後蒙也身沒之後文多散落其
孫安道裒粹未訖又至夭殞家無他子弟可以擔此

者其文至今湮晦不傳於世臣竊痛悶謹與鄕中諸生讎校繕寫而尚未就緖臣若蒙 恩許退則未死之前庶遂此事亦一幸也臣生當 盛世學寡才疎不得效力於百僚之末固爲 聖朝之罪人矣獨此一事冀不負師門而或未必無補於人心世道也故敢併及之臣無任惶懼謹昧死百拜以 聞

甲午陳情䟽

軍資監主簿臣趙穆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上言于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 主上殿下伏以臣今年七十一矣已非從仕之時第以 國家慘遭吾東千古所

無非常之賊變去歲　都城失守　車駕西幸臣於此時身伏嶺外茫茫天地戚戚四方靡瞻靡依西向痛哭不啻如赤子之失其父母而號于中野至於還都之日又不得奔走跋涉以重覲　天日之餘輝心常痛恨乃於前九月二十八日得見初四日政目除臣爲歙谷縣令臣竊伏思之當　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無一微勞寸效而　恩命遠逮於淪落屛廢之身非惟感激之深或可因此拜　君門以謝　天恩退伏丘壑以死足以無憾矣乃以今月初三日起程十一日方達　都城則滿目丘墟不覺隨涕本職

已遞差矣而又今十五日政　除臣爲軍資監主簿
臣實惶恐無地自容方今　國家危如綴旒而其中
最可念者有焉撫納降倭臣固知　國家出於不得
已之計然旣稱投降則卽爲我國之民而一路所經
恣行刼掠人心駭然如逢冦賊多有挈家而避者且
其來也不盡絡繹道路竊聞其酋亦有欲投降者無
乃此賊出於祿山獻馬之術而然耶且聞講和之說
尤不勝痛憤豈有率百萬之師屠戮我生靈蕩覆我
宗社隳壞我　陵寢彌漫境上不去而謂之講和
哉昔金人以此愚宋宋以此自愚當時宰臣秦檜以

此誤國萬世之下猶爲切齒此則　殿下之所深鑑

也臣非能上書言事者　朝廷自有處置故臣不敢

多言但復有一說焉天道福善禍淫自古恃强肆虐

者靡或不亡今我無可乘之釁而彼自爲無名之擧

嫁禍人國至於此極終必有覆亡之禍古人有以一

旅一成中興者今我國雖已殘破視彼一旅一成豈

不百倍乎伏願　殿下修德以格天施仁以撫民使

宗社再安國步重新以爲攘夷之本勿以臣言爲

老儒常譚而弗之省也臣今當永辭感淚自零不知

所裁臣穆謹昧死以　聞

乙未辭 經筵講易疏

前軍資監主簿臣趙穆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上言
于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主上殿下臣於前歲十二
月初五日伏奉 有旨以十一月十三日 除臣爲
掌樂院正俾參 經席進講易經臣聞 命震駭而
方在病廢之中不得已呈狀于本道監司轉以上聞
又於今二月二十四日 召命再到而辭旨尤切臣
惶駭悶迫有倍於前矣臣性本愚昧尋常章句之習
尚不能明况敢論於義理精微之學乎此不過寧臣
傳聞之誤至於上達 天聽臣惶愧之極欲死無地

且臣年老衰病已久去冬以謝 恩力疾赴 都歸來冒犯風雪氣力重傷精神頓弊退伏山廬僅存性命而眼昏耳聾前忘後失殆不省人事數步之間杖而後行雖不自量冒昧而進勢不可得矣臣生爲男子當時寇亂不得推鋒死敵以赴 國家之急難經筵一事正是儒者分內事而亦不得進實爲 聖朝之罪人矣且臣身遭 聖明七到 君門受 恩高重而不得一望 天顏此固平生所恨今因此際得望 天日之輝豈非微臣之榮幸而衰病困頓至於此極北向悲嘆感淚自零不知所裁伏乞 聖明

衆憐而舍置之千萬是幸臣再違 召命罪當萬死

臣誠惶誠恐頓首百拜謹昧死以 聞

月川先生文集卷之一

月川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往復書札盡失於兵火餘存止此

答退溪先生

前月中邑人來傳賜書仰審新年動止萬福馳賀遠深且中 廟堂論薦出於尋常中萬萬遠想 朝廷未必無人而 君相亦不恝然於斯世也天其或者一試大儒以行吾道之兆耶敢爲吾道賀爲生民賀竊伏妄自料之 君相注意如是則先生不可遽自退遜爲自安計上以裨贊 聖德下以扶養士習使斯民得蒙一分之賜豈不幸哉於吾道尤有所不得

已者不審令意以爲何如但用其人不用其言此當
今大弊不過縻之以爵祿而已極可惟嘆 朝廷好
賢取善之意非不切而民無一毫之惠甚可傷痛昔
姚崇先以十事要說其君而後就用是豈好沽其名
而已誠以道不行不可以苟祿也伏想胷中權度已
素定矣何如伏望不鄙開示妙蘊何如草茅賤言
及於此惶悚極深穆須在竹溪留得兩箇月殊無分
寸之功可悚怍也所讀易書程朱立意各異於昏昧
中不無遑惑擾雜之患故姑取程傳讀之而不比他
經傳註解頗似艱吝難求文義日月逾邁所讀無幾

亦可悶也且穆自少質性昏昧甚於庸衆人頹惰尤甚徒以麁踈輕賤躁動愚妄日就汚下居家處事有不可對人言者多矣其於爲學决知其無所施教而平生志願亦不過爲釣取利祿以爲衰門之榮幸凡所讀幷欲點竄記誦以資科程之講對亦已晩不及矣無復以沉潛求索以究義理之精微以探先儒之緖餘爲志耳每得賜書必以古人爲學之意戒之至以求羲文周孔之心爲教如穆何人能無厚顔秪增慄汗無所容措第良心未泯時有發見處則每見古人訓戒之辭及得先生長者之言頗有感動處冀可

因此稍稍去其太甚者以減其惡而不可得矣將如何尤增惶靦不可喻矣他尚何云哉非敢自爲暴棄而爲此說也盖恐先生不知穆之不肖誤以平常向學之例視之則穆之自昧其身又以欺罔大人君子罪不容誅矣惶悚死罪延平答問初得略綽看過文義未通處甚多良自悼悶試更以閒中少暇披展或日看數節或日看一節漸有滋味良幸良幸然其微妙處終未通耳且以先生心畫之精密用力之勤篤而極盡心於誘掖後蒙也儘可把玩終身服之無斁但早俗塵濁之氣充滿腸肚未能克自洗滌體認古

人之語更有何益附錄亦略觀之但白沙陽明其詞語皆不類程朱門氣像而若陽明則甚可駭恠徹先生力辨幾乎惑亂人矣然彼皆一世人豪能超然卓立於事物之表不爲記誦口耳之所汨也自奇特自奇特醫閭雖若不及其師之高妙頗似醇實其言髣髴許魯齋深可尚已若先生所批數處則似不若先儒之論可疑然此皆臆料之耳不審然否更乞鐫誨何如春還棲泊村墅中百事窘窒有難處者於答問中有一節似爲我論說者深自感激以啜菽嘆喬度日爲事耳家中冗務粗得處置然後貰馬還竹溪爲

許但窮居事窘動輙掣肘時未可必且春後則供頓必絶云勢不可久稽行止間當與琴生蘭秀共寓村墅中度夏耳院中事殆至板蕩頓不如昔甚可嘆也有司改定事郡人皆言故已微諷于郡守但未知果然否耳且屬院田郡守以奈寺社田不意刷還聖穴寺聞者莫不嘆恨已告于方伯而上書於郡倅請以

上達亦未知事之諧否耳

答退溪先生

前日臨行得賜書忙裡率對不暇致詳大負敎誡之厚惶愧莫甚死罪死罪歸來展玩三復伏想齋居獨

立靜玩日進上達得衆人所未得處甚多非惟所未
得亦所未聞知耳如穆每切山斗之仰不可以容聲
矣下品之人尚有此念是亦良心之發吾愧怍徒深
且穆不肖素以氣質之庸下又乏懲窒之功迄今年
踰有立無能改於其德而依舊伎俩其不爲君子之
歸而小人之歸也昭昭矣近又生理窘極奔走於營
爲僅不手把鋤犂耳過盡三春又及半夏不讀一卷
書汩沒度日平生志業可知也已尚以不爲暴棄歟
罔大人君子自誣之罪安敢逃於明鑑中也穆平日
雖不得爲君子願不爲掩惡之小人而殊無內省點

檢之功發言輕脫以至於此良自悼悶前書所陳類多如此所望得聞警策稍啓愚衷懸企日久猥蒙不我遐棄一惠箴砭何幸如之此生倘有去惡從善之日耶學問工程不敢言不敢言只是暴棄氣習未脫得變化耳醜懼益深洪君遊山錄眞好文字欲傳寫看時未起功耳頃在泮中聞其名而不得見其人今其亾矣良可惜也 如今漢中如此人幾何伏想前日晋 都下時執贄請見於門下者多矣何如易釋亦欲傳寫啓蒙在白雲取來送上爲計近覓騎一造拜以承餘誨伏乞勿以難化棄絕之也

上退溪先生

伏問邇來動靜何如拘於俗冗久隔函丈鄙吝百出悶不可言前命啓蒙取來有日而迄玆留滯亦坐穇不敏之狀深恨罪恨今始幷易傳上送伏惟鑑領比問邊事殊可慘駭 邦國之憂生民之患庸有可量所戒書中其委曲曉諭至矣深矣第念其間非實入暴棄及過自貶損等戒語頗似回護不以直者豈先生隱而不發乎竊料先生意必欲徐觀其自反思而得之然後更爲之垂戒云耳或慮前日所陳雖云自省不敢隱諱其惡而心口不相應殊無誠意感動孚

格處故致如此則所謂我且直之者不可得而聞也念之惶愧至於浩氣之養只從積累工夫中來要待物欲銷鑠理義昭融然後仰不愧俯不怍自然心廣體胖吾之氣剛大浩然無餒雖曰充塞乎天地可以漸次而言也恐非蒙然下學之人超捨未決善惡未分而可以徑易而求之者也亦非強探作用底物事也今教書中乃爾云云必是別有微旨存乎其中惛甚未達伏乞更垂一言以發其蒙穆不敢自昧直是至愚極闇耳伏望垂憐

上退溪先生

天氣向熱伏惟德履平和萬福卽日欲進謁未得款
叚未果悵仰小子依舊伎倆消長日耳前日面諭在
陶山望芙蓉絶第二句忘却思省不起深恨伏望并
諸作記惠何如臺名時未有稱欲以淸遠爲號蓋取
濂溪愛蓮說中香遠益淸之語庶協芙蓉之義而其
處地亦可謂之淸遠似不負佳名其下臨水陡絶處
左更瀟灑他日築成小臺則欲喚作光霽以下有風
月潭故也不知於義何如其餘可名者非一而惟此
最爲關心處耳但徒竊取古人美好底語言付與佳
山勝水而無與己事正堪羞也離群索居自廢已久

其間亦不無撓心之事而精神意趣日趍鹵莽良自悼閔古人所謂四十之年將至而其終見惡也已頃與琴君應爽會於烏川琴謂陳宜中當國文山不合出穆答以不然之故而意欠明快渠亦不服未知此意何如便中竊念爽之之論可以語常而不可以語變也當此之時以文山之才擔當天下事扶持宇宙整頓乾坤乃其素志至於功之成否古人所謂天也非人爲也豈可退伏丘壑爲獨善一身計哉當此時無此人不得有此人亦不出不得且其辭受進退之間明决堅確眞箇是光明俊

偉磊落懇切底人無一毫糊塗鶻圇底意思恐非後生所可議也若其出稍有毫分涉於當權者則苟而已矣不知何如昔武侯隱不求仕自重以待時文山則應舉求仕急難以救世亦各時而已漢人心已散而賊自內發勢不可為宋人心未離而賊從外來勢似可為妄料如此亦何如

上退溪先生

前蒙鐫誨克己復禮說朱子所稱必訓作理一句惛甚終不得理會敢茲再稟按心經附註則作又字考本文則作必字雖未知某字為勝而詳其語勢則似

皆連上句讀盖旣不快意又訓作理旣不快意故必
訓作理皆不得已而强通之辭也所謂然後已者乃
據昔日不快之時必如此然後已亦不得已而强已
之已非謂今旣通之後決定之辭也不然則其下方
云今乃知云爾則文勢亦倒置矣且朱子此說專爲
容貌辭氣上加功故若曰不必訓作理字而據禮字
自好如一視一聽一言一動以至靜時默時坐時立
時無不以禮則自然心存於正而有以克己之私矣
此正精微縝密之義而從前不悟今乃知其如是云
況朱子亦謂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着實處只說

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云
云此一段說具在論語集註大全中自作明證今復
攬取空虛無形影之理字以解著實有憑據之禮字
而欲學者解惑似無意謂今集註所謂天理之節文
則非如只訓作理字之謂也只訓作理則語空理而
遺實事也必兼言天理之節文然後言實事而本於
理也亦所謂精微縝密之訓也固不可以昔日只訓
作理者為今日兼舉節文之訓也亦不可以今日節
文之訓為前日只訓作理之語也但恐如此等語稍
解文字者一看便破豈有高明獨見精義入神而反

不以爲然者乎穆平日素無分寸之功茫無一得而不自涵泳以俟發蒙而徑以乖謬之見畧訊函丈固不免於躁迫偏暗之罪然心中憤悱則不得不一發也幸有以敎之

與柳而見論中和書疑條

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云云遂因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六十七卷已發未發說則曰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一以爲已發一以爲不動何也○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心

具動靜而言指已發說則合之不當固也若性則謂之未發固無不可也而此並言心性之名命之不當何也且設使言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謂之命名不當可也若以做工夫言之則存心養性隨靜隨動兩下工夫似乎無偏闕而謂之全無本領何也且說中又自謂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云者何也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條言敬一則主於致知一則主於涵養意似不同且此書所論大槩主於未發前涵養一事而言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何如也抑

其意謂若欲致知必先敬以涵養然後能耶書末則云又不可遂以爲未嘗說則云又不可遂以爲嘗恐說中缺一不字當以此書爲正如何

與柳而見

穆於十月十七日拜謝 國門其明出城還家後得見朝報云自 上下問于備邊司其答 啓辭所云無乃出於相公之詞耶曰白首林泉曰篤信師說曰老於經術曰行義無玷云者無一字一句非虛誇誣譽之詞也出仕二十七年以至四品之職者可謂白首林泉乎自師門見背一向放倒懶惰自廢者可

謂篤信師說乎平時句讀之學十忘八九茫然如未
始識字之人可謂老於經術乎一縣一郡尚不能治
以致毀謗盈車者可謂行義無玷乎讀之令人面赤
而汗下心悸而膽慄也近聞右台又於　榻前頗費
辭說至以明於易學　啓之云右公平生僅識面目
之人何知穆之學易與否耶無乃傳聞相公風旨而
爲此虛說耶無狀下愚之人固不足恤以穆一身而
致有上慼　天聽至於　召旨之下則伏讀未竟已
覺蒼黃怵迫愧死無地矣嘗聞君子不陷人於惡今
相公在具瞻之地必使同門一老生爲欺世盜名之

人而後止耶名不可盜而適以壞名世不可欺而秪以自欺耳假使無廉無恥冒昧而進章句之習尚不能明未知終何以處之耶穆八十界上人屛伏溝壑僅存形骸朝夕難保此何等分外難進羞愧之事耶向思前月謝 恩之行有以作祟耶痛恨痛悔情激詞激伏希不罪

與柳而見

詮聞台候失攝遙爲慮仰伏想卽今神相萬福穆歸來僅保軀命俚近得 召命出於意外驚惶罔措穆年來衰耗日甚僅存形骸非復可與於人世事者況

此經筵之參萬無此理乎 朝廷誤聽虛傳之說而至此其爲窘悶不可形言復聞軍功之說尤不勝駭怪老病窮居不預外事久矣不知何以有此說耶通來 國家急於殺賊不惜官爵以償首虜之功於是無良無賴之徒百般窺覦虛僞日增將至於蕩無紀律心常痛恨豈料此身亦入此保伍中邪伏乞相公顧念同門之情救此纏縛俾一老生免於窘迫憂懼之地何幸何幸千萬懇禱

答金彥遇 富弼

伏承賜答仍審通來動靜仰慰仰慰敎示朱書疑義

穆平日讀書不曾精熟到此茫然莫知所以爲說秪增惶惕不任愧中但因來教考諸中庸或問宗廟之禮章引漢儒之說云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云云則疑此書所云止於高祖者必据此諸儒之說而云然也然其下復引劉歆之說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云而其下更答或人之問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云云以是考之則此答汪尚書所論乃未定之論也向非下問之及則終身漫浪讀過而不悟其可疑乃知古人重於講

論之功如是也極衿極衿伏惟細照更教可否何如
此一條則然矣但此書可疑非止一二若非奉面
討究難可縷悉具禀是爲可恨月祭享嘗之別亦
未曾考究今見禮記祭法篇詳焉曾考見否

與忠淸監司金順初 梯甲　時佐幕湖西

比來秋氣益淸伏惟令體爽塏動靜萬福旌麾所届
今在甚處關嶺阻隔仰慕轉切穆區區賤懷前狀已
達不敢再瀆但伏蒙令眷深厚未敢遽爲决然之計
而自量精神筋力有難堪處假使扶曳病軀冒昧再
赴已呈辭狀至于再度人必謂之何無廉耻無道義傳

笑士友非細事也無狀蹤跡固不足責以閤下處人之道亦未必以爲盡善也用是尤爲惶愧不得已復依前度辭狀陳乞伏惟令慈曲垂二思俾賤揣毋陷於喧笑鄙陋之地則仰荷令賜爲幸莫大專恃眷恤敢此冒瀆千萬懇乞

上金方伯 晬

陝川郡守趙穆謹齋沐裁書再拜上陳于監司閤下穆嘗聞君子待人以恕士子審已而處待人以恕故能保人審已而處故能保身是二者相須相待而成者也穆雖不敢以士類自處然爲士之道則嘗聞之

矣白首人世有聞無成虛名所誤猥蒙謬恩轉輾
至此踰濫極矣今則年齡衰邁精神氣力日以昏憊
剪煩治劇决不可堪臨民一日則貽一日之害居官
一月則添一月之罪將至僨事敗身而後已也閤下
以君子之德爲一道之主視人如此而不爲之善處
則其可謂待人以恕而能保人乎穆以疎謬之身處
難堪之地頑然無恥而不爲之早去則其可謂審已
而處而能保身乎若是則如穆之無狀固不足責竊
恐閤下亦未可謂能盡其待人之道也穆旣以悶迫
之意瀝盡情悃已至再瀆而尚未蒙採納至於給由

令調治之感則感矣而非所望於盛德之下也穆之
衰病非如觸風露犯寒暑皮膚四肢間呻吟疼痛藥
餌鍼石指日可治之證也直以年多氣衰精血内枯
肌膚外消志慮昏惰筋骸頹塌非復可以有爲之人
耳當初非不知此而迫於　朝命之稠疊冒昧就職
固有罪矣而妄意其間或可策勵駑鈍隨分下手萬
分有一可以爲報　國及民之事矣而居官半載無
一見效衰者益衰昏者愈昏其爲鹵莽滅裂甚矣雖
欲自强亦不可得則終恐害於民傷於己而無補於
事也是以冒煩忘僭至於瀆告伏惟相公察其辭而

矜其情毋使鄙夫陷於失身之地則彼此兩全而交得其道矣世有不待監司處置不顧 朝廷命令徑自解印而去者穆非不知此而區區至此者自念不肖之身本是田野間無才無識一凡夫耳而辜 恩盛世職至四品雖云非分榮寵至大不可以悻悻觖觖自處其身者也故忘言之支離而瀆陳之惟閤下察其情而採其辭轉聞于 上遞罷其職則非惟一身之幸實爲一方民生之幸也惟閤下留念焉

二 答金方伯

伏承令翰備審清秋動靜萬福喜仰千萬就中下諭

曲折至再愈深非惟教示之懇切至於詞語過分實有賤子所不敢當者踽蹐惶愧無地自容奈何奈何穆雖無狀豈是托病詐疾以負令眷之深厚乎況官爵之榮華人情所同願穆非至狂易喪心者何必辭榮就賤甘蹈窮餓之境實以無知愚妄之人欺世盜名購取華顯累辭不就又非所安故冒昧就職又荷令眷出於常分萬萬仰慄俯愧莫知所以措躬無以衰年多病勢難在職兩度辭狀非是立異要名實出情悃而平生語言拙訥處事疏脫無以取信於大人君子深自刻責惶愧罔知所達

答李宣慰德馨

昨承惠書仍想行路無恙慰深慰深示喻通信一事李汝受居相位亦作此等事耶我 國之於彼國非若中國常常可通之國只可來則接之以禮去則送之以禮而已不幸有意外之變則在吾所以應之如何爾前世通信間或有之殊非可繼之道況傳聞書詞及來使多有桀傲凌蔑之意云令人胷中勃勃不自已也時論如此時事可想可歎可歎恐終必有辱國之變如何如何然人或聞之必以爲無識愚儒不知事體妄論朝議云幸須照後付之回祿

答權章仲好文

不以鄙陋屢辱示諭區區感愧非止一二但所責標記非但文拙難成顧念平生賤惡於人不必一舉手一開口之間便覺病敗百年强半所望何事只願爲無口匏而已顧可掛名於先師書末以累辱吾道乎幸乞百分思之矜憐鄙拙勿以苛責也近秋務粗畢可得於閒靜處與士純及權定甫謀作一場話說耶

別紙

跡雖未形彌爲吐似不若古爲且此句及人雖不知兩句竊恐分屬幽暗細微兩句意非渾作一意看如何

一有之不能察所諭分作兩截看者未審何謂云
나라나든만ᄒᆞ고吐尤似費力大槩此句曾於先
師無恙時索性論辨終未解惑今已無可奈何與
其强解而求必通之從違之間必有不得其中而
有害於道者恐不若姑置一邊更於其他義理分
明處熟玩或有所省發亦未可知也但如僕本以
昏昧之質精力已耗無復可望於寸進只願賢者
更加潛玩之功積道理多庶漸見之前哲有是言
也其本也眞而靜看近思錄註只是以人生以後
言之考見何如彼中若無本冊當呈上照示

別紙

前書所論跡雖未形人雖不知二句分屬上隱微云者非是大段界限如動靜隱顯之分但其間上下語脉自相承當有不可移易處公試細看然於程子之說亦豈有異也凡看朱子語一字不苟下各有對待乘承分明歷落非如諸先生之語多有渾淪夾雜處也今見程子語則於見顯隱微等字不甚分別如朱子說則各有亭當不可渾爲一意讀也愚平日所見如是不審明者以爲何如其本也眞而靜爲彌吐愚意未穩其下其未發也云云者

非是別意卽所謂眞靜之實理也眞靜二字卽所以形容眞氣像也恐只當云眞而靜是羅如何

與同門諸契論理學通錄別紙

理學通錄一事前書已略告但於章仲處求見穆前後兩答書何如丘子野一條已考出抄錄朱震亨一傳欲待逢原歲時來此搜得尚古錄謄示爲計前者廷秀來此搜尋不得故云耳但審示意殆與章仲同恐不須搜討也如何如何

與同門諸契論朱書節要刋本曲折

定本後別未有加考添减處

註解多因一時質問而或口授或書劄學者記錄成帙而流傳者其間或有經先師手校者或未經手校者定本所刻則出於先師手錄然其間亦有追改者非可以一二言也

批點先生初年批點處晩將定本頗有增損而未及終篇

冊體之太廣先師亦嘗病之字畫之鄙俗穆亦尋常恨之今欲取鑄本大全字㨿集編成極好然鑄本亦似橫廣而縱短且排字甚疎故所入紙數頗多嘗見
祖宗朝所印鑄本則字體端妙而排比緻密不知

今世所印鑄本何至如此不同耶今欲盡善令善書
者依倣前時所印鑄字體塡寫而一面十行一行二
十字既不多費紙地而便於觀覽不知如何分卷當
初亦未必有深意今隨其張數多少及類例同異而
爲編帙似或無不可也
註解欲倣綱目集覽亦善但如此則文字似益增多
矣
門人姓字出處別無加改但令刻理學通錄於安東
府欲知其詳印觀此書可也但目錄與節要所附錄
或有不合處未及禀質是爲遺恨而此中所錄註解

亦有一二而琴聞遠李逢原所錄今方修正亦未完
淨似難遽入梓行柰何柰何

與同門諸契論退陶先生碣文誌文未穩處

傳世之文三復之餘尚有愚陋所滯未解者存焉敢
條錄奉以稟質姑恕僭妄

中歲以後絕意外慕

先生氣禀穎悟天資篤實自少沉靜好學於世利紛
華泊如也何待中歲以後乃絕意於外慕耶

揆諸孔孟程朱之言其不合者寡矣

然則不合者尚有存焉未得謂之盡善也而繼之曰

亦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云云以上句觀之則下句
下語太重以下句觀之則上句下語似輕矣如何
大槩此文有精神有氣力能撮其大要足以揭阡詔
後但其意思似主於窮格論議處事之間而於先生
平日篤實踐履端的下工夫一事說得似未親切

右碣文

視古先民孰與先後

此句似泛然無所著落如何

山可夷以下

豪爽警發委曲頓挫足以感人心於千載之後矣

右誌文

與許美叔錡

曾在南中傳聞金雞消息欲爲一狀奉致慰賀之意而千里魚鴈浮沉難必遲疑未果今到城中因兒甥得蒙惠示縷縷鄭重殆非賤望所及感愧不任且想歸來栖息有地神相正直豈偶然哉鄙生前春被召入都辭歸一節甚似率爾致令夏秋來　召命三下不得已冒觸寒沍謬就校正之役可謂窘之甚矣相望數驛之程不得趍奉英眄以慰累年傷神上汙之情其爲恨愧何可云喻今因而精得聞有檜巖之

約勢可跋馬相就而適值入番之日捨此出他亦不可不慮俗情之嫌玆以辜負盛睠悵嘆不任老夫今年六十三矣黽勉塵中固非心情所在掛帆東浙當在暮春之交更俟天日温和欲期中途之遇於未發之前其可得耶兒甥得蒙敎進之恩其感何極竊念當今道術分裂人心壞敗扶接導養之功不可不汲汲於本領之地如何如何僭冒及此悚仄悚仄

與權定甫守

不鄙每貽眷問極荷極荷拙近保無他 除命已斷置但既已妄出又至三辭臣子之義甚似未安而衰

病昏耗他無善處道理只得如此耳所示參同契若欲一試不須送還也行狀事僕素無識見何敢妄議但唐李文公之言曰凡人事跡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也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以爲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卽其故吏云云而不論職之高下且考諸朱子大全則延平先生不仕而朱子作之南嶽處士吳晦叔翌以處士而朱子作之則古人亦不必以官職之有無而爲之也幸更察之但此等文字下手甚難言之輕重自有尺度想在藻鑑不縷

謹復

答柳晦夫 根

人來伏承令惠書及新曆一部老病垂死之人身伏嶺外乃蒙眷念至此感慨之餘還成愴然也卽今寒冱伏想令候萬安遙慰亦深芙蓉精舍乃平日陪先師遊玩之處有志未就于今已成四十五歲矣兒息輩欲與近處諸人爲肯堂之計八十年翁非所當預然喜於得遂平生未成之事不爲禁止思成八間屋子前臨風月潭遠挹淸涼山齋曰靜觀曰守約軒曰高明池曰君子臺曰淸遠曰光霽乃畢功於冬初不知令公何以得聞此耶尤使人感慨也但未知所諭

揭在壁間詩者何詩耶今此忽遽未得錄上愧恨

答鄭子精

前於日休頗恃款狎爭論之際間以戲侮之語追思悚慄不安者數日昨者伏承烏川所遞令惠書略無厭惡之意至以講究相悉爲教於此深服雅量非他人所及而狂妄粗率則愧赧深矣自恨平生粗暴氣習到老難除見惡於人多矣若非如令公休休有容何敢開口發一語乎良荷良荷所詢立後事見於節要十二卷答徐居甫書在大全則五十八卷也方今士禍方發池魚之患亦不可不慮只當含口結舌屏

袪丘壑草衣木食以畢餘生可也但念公有平生之分義不可視同他人故苟有所疑不敢不以相告耳頃年林蘖上疏之日士友聞竊竊議及門下而獨以令公厚德重望人不敢顯然非之今日許通之說無乃與前日所論同一樣轍也耶況今時事山移河決不可堤防其爲憂患難以形言令公位居卿相當以遵 祖宗成憲守先儒定論爲第一主意而乃聽浮躁新奇之說反爲循持阿世之論不亦誤乎且前日所敎不可以邪正分者尤所未曉也自古有厚質美資而務爲調劑鎭定之論卒無以勝其奸身亦不免

爲小人之歸者多矣令公豈不念此耶若有狄梁公
郭汾陽韓魏公手段則可矣不審令公自視爲何如
耶

月川先生文集卷之三